

柳菴先生文集序

太宗皇帝臨天下首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使盡讀

中秘書為文章必欲其上追古之作者厚其既稟而責其成當是時凡在選者莫不奮勵磨濯爭先恐後而表然特出於衆者不過三數

人秦和王先生其一也宣德初二  
十八人顯者無幾獨先生與永豐  
曾公臨川王公偕拜詹事府少詹  
事于時三公之文章內而京邑外  
而遠方不獨縉紳士雖庸人小子  
往往傳誦之而三詹事之名隱然  
擅天下既而曾公先物故正統中

先生與臨川王公先後由館閣出  
任列卿其位益尊其文益重於是  
當時稱二王者無間言焉無何臨  
川王公又物故景泰以來獨步當  
世先生一人而已方諸公讀書時

太宗屢閱試之謂曰文章稱韓歐革  
彼豈天成邪若曹但力學患今無

韓歐輩邪蓋先生資性敏絕過人  
而又蒙

上之作養充之以問學自六經子史  
百氏之言橫豎鈎貫靡不為已有  
故其為文章浩乎沛然不必勞心  
苦思而十數百言下筆立就其汗  
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頃

刻之間輸寫萬狀略無疑滯之意  
其間肆高古若連峰疊嶂層聳間  
出秀氣之發上薄霄漢不見刻削  
之態蓋其體之鉅故其聲之震也  
洪其蓄之深故其流之及也遠所  
以成一家言而為當世所推重豈  
偶然哉於是其子翰林檢討希稷

彙次之為若干卷屬序嗟夫韓退  
之文李漢序之歐陽公文陳師道  
序之皆見謂於當世今先生之文  
而鎡為序得無陳李類邪雖然陳  
李之序因韓歐而傳則鎡為序未  
必非幸也敬序而不辭先生名直  
字行儉別號抑菴清忠大節巋然

當朝老成人今任少傅兼太子  
大師吏部尚書年七十有四云  
景泰五年歲次壬申八月既望資  
善大夫

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  
士知制誥兼

經筵官前國子祭酒姻生蕭鎡序



抑菴先生文集後序

文章國家元氣也與政化相為流通故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制作其為體主於陳道義述典章其為用則歸於贊皇極扶人紀振民德而綱治道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斯之謂歟然而作者恒難其人必也望重清朝才高當代通天地萬物之

情達古今事為之變與闡乎聖賢德冠於儒碩而後足以當斯文制作之任是惟無作則天下後世將亶焉而傳信之矣於時有與於此者其惟抑菴王先生乎先生西昌文獻家幼賦羨質聰穎絕倫十歲能屬文弱冠即掇巍科為名進士遭遇

太宗文皇帝龍飛之初作新文運妙選

英俊上應天經俾積學中秘以韓歐  
為程先生感激益大肆力於學久而  
愈進於高明由翰林脩撰侍讀經筵  
進陟宮端蓋學士為列卿遂位冢宰  
正色立朝凡五十餘年受知

列聖敷陳論薦裨益弘多先後纂脩永  
樂大典 四朝實錄五經四書太全  
及五倫諸史屢為總裁每在廷有大

制作詔令戒勅布告中外之文多出  
其手他如名山大川之所紀建王公  
鉅卿之所樹績與夫四方名人才士  
之所以飭德而表孝者咸奔走丐求  
得其所作每鏤刻金石以傳可謂盛  
矣哉嗚呼自永樂洪熙以來以師保  
而顯文章之任者有文貞楊先生自  
宣德正統以來以宰傅而執大手筆

者又有先生馬先生與文貞皆西昌人何大邑之多賢也先生令以運春致政來歸遺落世事以山水自娛於文墨事亦多謝絕子翰林檢討希稷手錄先生在詞林時文字若干篇彙集為

卷應天府丞陳公宜先

生姻家也弥重是集請歸捐俸錢諸梓來徵言序其緊節自幼即知誦先

生之文及徽第入詞林忝執筆是諸生後今叨緒餘以繩國子皆先生之所指誨也於班翰之門又吳事於竊弄乎哉雖然嘗聞前祭酒古廉李先生云王同年之文如瑞星喬雲望之光彩燦然而其平易處猶若嘉禾美稷意味自殊古廉妙於詩文為世師表其持論慎許可獨於先生之文

敬重如此顧予涼薄又焉敢擅評先生之文者哉公宜能取是集擇而傳之可謂知效勤於門墻者矣敬因所命書素聞於諸公者以序集亦同時若浙江布政使梁味寧國同知曾廣器皆先生門人亦嘗官力以助完茲集者故并附姓名于次庶乎其勞不泯云

林文彙目錄

卷之一

進士題名記應制作

御書記

慈訓堂記

王山仙壇碑室記

會景亭記

長沙府重修儒學記

高拔草堂記

勝景樓記

德壽堂記

宿州重修廟學記

貞節堂記

勤織室記

安慶府重修廟學記

閩平衛新建廟學記

世德堂記

太素堂記

執樂記

東軒記

環秀堂記

廣德文正公忠烈廟記

積慶堂記

卷之二

順德堂記

終慕堂記

諸葛武侯祠記

潛山縣脩學記

蘇州濟農倉記

蘭所記

西軒記

遊武山記

惇本堂記

順菴記

榮養堂記

審樂齋記

奉親堂記

惠宣堂記

耕讀堂記

綉峯書閣記

篤愛堂記

畫院記

生民堂記

素軒記

孝義堂記

卷之三

世直堂記

怡壽堂記

望親教記

愛竹堂記

虛菴記

積菴記

太平府脩學記

世德堂記

新水縣鄉貢進士題名記 貴州宣慰使司重脩學記

公勤堂記

心遠亭記

張氏半村居記

永思堂記

榮壽堂記

蕭氏重脩讀書堂記

梁氏雙玉圖記

貞榮堂記

奉先祠記

慈相寺記

法海禪寺記

棲真道院修造記

寧夏豫備倉儲記

卷之四

立春日分韻詩序

歲除日分韻詩序

送胡允實詩序

贈胡憲使之廣東序

贈余學夔赴常州詩序

運副蕭公挽詩序

移居倡和詩序

郊遊詩序

家譜序

益菴詩序

贈玉行人出使江廣序

張氏文獻集序

堂陰清畫圖詩序

贈吳君景春詩序

胡先生挽詩序

萬安橫街劉氏墓詩序

任處士挽詩序

泉蘭黃氏墓詩序

贈陳叅政歸山東序

贈獨孤郎中省墓序

送曾學士詩序

西域行程記序

贈梁訓導序

石潭八景詩序

樂氏族譜序

段叅政母慶壽詩序

鈞陰堂詩序

送山東張布政詩序

卷之五

贈御史彭君歸侍親序

贈康評事赴任序

曾子貫挽詩序

劉仲高挽詩序

贈陳照庵序

送王御史還南京詩序

安成彭氏族譜序

桃源蕭氏族譜序

竹山陳氏宗譜序

送余侍講歸廬山序

秦和羅氏族譜序

清溪陳氏宗譜序

送賈知府還吉安序

贈劉負外序

贈李知府赴任詩序

贈曹負外序

贈訓導李卓序

送禮科石給事省墓序

贈孫參政序

少卿呂先生贈行詩序

卷之六

贈吳知府赴任序

贈檢討錢君序

贈李檢討序

送河南李太守赴清河序

贈李太守赴清河序

贈歐陽參事赴任序

送何侍郎歸養病序

贈蕭教諭赴長河序

贈王主事序

贈邵都御史赴南京序

贈歐陽士則南歸序

贈李主事序

送江西左布政吳公序

宋長史挽詩序

南溪曾氏族譜序

靜脩齋詩序

送余侍講詩序

贈周庶子歸省墓序

贈楊少傅扈從詩序

陳氏世德錄序

贈楊少保歸省墓序

女教孺編序

贈侍郎魏公序

戚晚息榮錄序

美靖遠伯王公詩序

琴軒集序

南園燕集詩後序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送梁憲副序

贈錢侍郎致仕詩序

送尚書王公赴任序

建安楊公文集序

贈蕭憲副之雲南序

梁先生文集序

送周尚書致仕序

泰和陳氏族譜序

湘江雨意圖詩序

送曾用孺序



卷之七

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 吏部尚書黃公神道碑

建封會昌侯孫公神道碑 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

重脩開平忠武王廟碑 贈少保尚書鄭公神道碑

贈少保尚書高公神道碑 故都指揮徐公神道碑

戶部右侍郎焦公神道碑 慶州太守李君墓碑

河間太守廖君墓碑 文昌閣碑

重脩崇禧萬壽宮碑 論費亦

卷之八

劉君墓表 蕭慶士墓表

紀善梁先生墓表 王慶士墓表

宋叔異墓表 會稽王慶士墓表

楊慶士墓表 胡慶士墓表

李慶士墓表 慶氏兩慶士墓表

劉氏歸仁阡表 禮部主事龍君墓表

先伯祖教授王公墓表 母舅歐陽公墓表

楊慶士墓表 姚氏二親墓表

同知張君墓表 忠孝堂銘

古朴子銘 著存堂銘

鐘銘 嚴氏鐘銘

靜學齋銘

卷之九

劉先生墓誌銘 肇慶府君遷葬誌

彭學禮墓誌銘 教諭尹君墓誌銘

憲副歐陽君墓誌銘

康紀善墓誌銘

傅士王君墓誌銘

指揮柴君墓誌銘

知府馮君墓誌銘

楊先生墓誌銘

歐陽允端墓誌銘

長史周君墓誌銘

御史彭百鍊墓誌銘

郎中梁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余君墓誌銘

縣丞劉公墓誌銘

侍講學士曾君墓誌銘

尚書柴公墓誌銘

處士嚴君墓誌銘

張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

侍郎吳公墓誌銘

黃有恒墓誌銘

都指揮陳公墓誌銘

侍郎洪君墓誌銘

襄城伯李君墓誌銘

檢討翁先生墓誌銘

員外郎羅公墓誌銘

檢討曾公墓誌銘

布政使萬公墓誌銘

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先妣歐陽氏太夫人改葬誌

夏氏孺人墓誌銘

樊孺人陶氏墓誌銘

劉孺人墓誌銘

郭氏孺人墓誌銘

李氏孺人墓誌銘

太宜人潘氏墓誌銘

胡母氏孺人墓誌銘

安人葉氏墓誌銘

太淑人周氏墓誌銘

故德清令張君墓碣銘

檢討許君墓碣銘

給事中吳君墓碣銘

檢討王君墓碣銘

刑部郎中周公墓碣銘

漢濱先生錢公墓碣銘

卷之十一

少師建安楊公傳

少師泰和楊公傳

貧堅子傳

羅仲淵傳

知縣歐陽府君傳

四子字說

王桐希善字說

家人卦說示子積

卷之十二

蔣良夫哀辭

少保金公哀辭

封黃少保誄辭

贈學士錢公誄辭

冰雪軒辭

萬木圖賦

雪中散牧圖賦應制

瑞應麒麟頌

瑞應白鳥頌

芝頌

賀壽星表

賀麒麟表

進寶錄表

賀新殿成表

瑞應甘露詩

後樂堂詩

賜遊西苑詩引

陳孝思圖引

東里先生翰墨卷引

題雪崖金先生墓文後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題文信國公墨跡後

恭題少師蹇公所藏

仁宗皇帝御製詩後

題楊少傅陳情副本後

題赤壁圖後

題惟孝先生刻踐祚篇後

題揚少傅贈善學元詩後恭題梁氏所藏

仁宗皇帝賜詩後

題衛生易簡方後

題汪景序沈籍事後

題方御史所藏顏魯公坐右帖真跡

卷十三

題劉先生書郭氏世錄後題建昌趙氏官誌後

題廖氏勅命後

題楊後所藏趙松雪像後

題曾如璋冠禮卷後

題李恪歲時化帖一卷後

題梁先生詩後

恭題少師楊公所藏

宸翰後

題東坡先生墨跡後

題潘主簿墓銘後

題紫侍郎所藏楔帖後

題黃太史墨跡後

題李江州遺墨後

題段侍郎燕集圖後

題趙附馬所藏梅卷墨跡

題方仲謀所受勅後

題項昂霄妻貞烈卷後

題紫負外所藏石鼓文後恭題

四朝所授勅符誥命後

題程楚公碑後

題趙松雪墨跡卷

書先叔祖所書春帖下方

題忠宣余公翰墨卷後

題卻封禪頌後

書劉呈義事

跋文會後

跋趙松雪虞邱卷墨跡後

陳公迺贊

黃母劉夫人贊

祭酒陳公畫像贊

東里先生真贊

吳敏德像贊

介顯彭公像贊

楚國程文憲公像贊

薛尚書像贊

祭彭百鍊文

祭太師楊公文

祭母舅歐陽先生文

祭姊夫楊行簡文

焚黃祭告文三章

方外

送道士王貞白序

送多寶寺僧古章南歸序

贈太虛師為安慶都綱序送中師歸上天竺序

神卷文集卷之一

記

進士題名記應制作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慎發梓

聖天子即位之初恪遵

成憲詔天下於科目取士明年改元正統行在禮部會試

如制按其尤者百人以聞三月朔日

上策試于廷中百人者皆祇若

德意竭其素蘊以奉大對越三日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臣士奇等以所對進奏

上親定高下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擢周旋第一餘賜

進士出身有差既傳臚宴養有司請如故事立石題名其

京國子監 詔臣直為記臣直謹再拜稽首言曰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奄有萬方思建萬世太平之業必  
以賢才為之本於是用科舉取士內自卿佐及百執事之  
臣率於此焉進

列聖相承皆用是道蓋自洪武辛亥至于今凡二十科其  
得人多矣由上有大德光被于天下是以萬邦黎獻皆願  
為之臣惟時舉而用之耳治效之盛比隆唐虞雖百深仁  
厚澤之所致而亦得人以為勛也恭惟

皇上聰明睿智續承文獻求賢圖治之心即

祖宗之心而諸進士得首春清問被隆眷遭過之榮倚其  
盛矣今題名於太學太學者天下賢士之所萃也豈獨以  
永進士之聞哉亦使未用之賢有以款動其心益勉於學  
以待用也然臣於諸進士竊有願焉蓋今之勒名榮矣然

後之人將有膺名而求其賢者其心為忠良正直之臣歎  
慕朝夕以脩職業庶幾繼賢朝廷優厚之意不然則斯  
名之存豈徒以為美觀也哉謹如 詔書石而因以告馬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五十一字臣直之所寶也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御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今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  
殿大學士臣黃淮前兵部尚書臣金忠皆兼領宮臣職輔  
導臣直為翰林脩撰亦忝侍近凡 朝廷樞密重務軍書  
表奏之達 行在者必使預執筆焉臣直庸瑣朴愚奉事

唯謹

仁宗皇帝以為可用不之棄 湛恩厚澤徃徃及之此

御書之所由來也其編脩王直四字是年端午賜扇之所

題識編脩者蓋誤也七月臣直以目疾不能朝

上聞命製藥使臣士奇持以賜其賜王直等九字蓋

上所封題者也時先臣伯貞知瓊州府年六十八奏臣直

以為老言於

上上俾致事而歸其王直告父年老以下二十二字蓋批

示吏部者八年冬

太宗皇帝車駕還京師臣直仍領舊職有司以先臣致事

年不應律亦變易不行然

仁宗皇帝恩德之在臣父子者豈敢忘哉越二年癸巳臣

直扈從

太宗皇帝來北京又三年丙申先臣亦以內艱起復

行在改知肇慶府未行以疾卒臣直奉柩南還過京師見

上於文華殿語當時事及先臣之故

上憐之命光祿寺給在途飲食之用既辭又命內臣持白

金以賜其白金一斤以下十六字亦

上所封題者也於乎以臣之愚得親侍者僅二年而

上寵賁之如此嘗竊論之天之覆物其雨露之潤澤日月

之照臨不間於小大貴賤無不被其榮者

仁宗皇帝聖德如天此臣之所以蒙幸也自是而後臣直

連丁內艱前後去 朝廷者六七年及其再來適當

龍飛之際於是蒙

恩陞學士擢庶子方致竭焉鈍以圖報而鼎湖之駕舉矣



臣直所以長號痛憶而不能已也於是以常所愛  
宸翰裝類成卷寶而藏之以寄其遐思昔蘇軾為王舉正  
記仁宗飛白書有云寶鳥號之弓者不若藏此筆今臣直  
亦云蓋

上之精神恩澤所寓也嗚呼攀髯不可及矣瞻雲漢之瞻  
回仰 聖神之如在臣直其何以自盡哉唯當勉脩巨職  
以不辱大賜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卷既完謹書其所以受  
賜之故庶覽者有考焉

慈訓堂記

予內兄彭士揚既作新堂於月池之上以奉其母孺人而  
名曰慈訓之堂示不忘德也彭氏世以儒名家其先君子  
元復先生篤學勵行有志於時不幸而早沒時士揚甫十

歲孺人亦二十六元復先生既業儒無厚產重貨以資其  
為生敗幃无燈一室蕭然勤女事以繼飢粥供祭祀有儀  
其貧者說孺人更嫁孺人峻斥之又有利其有者復虐困  
士揚則亦忍之不與校然其操行益確乎不可易也早讀  
書通論語孝經常口授士揚及就外傳暮歸問所業有未  
習則喟然歎法然泣曰而孤也不力學何以自立則然火  
相對為女功使必熟之乃已士揚稍長營養或不足稍出  
恐遂業算數孺人則大恚指所藏書曰此爾父之志爾所  
當業也奈何以予口腹之養而廢爾世業乎因舉古人斷  
機事以為戒使從前靖江清長史蕭用道史書經士揚感  
勵成其志故今為名士於孺人之德如此宜士揚之事  
之也予嘗觀之人之早寡者多矣其產足以遂其生而又

無有侵坑之者此其節易立也然多有不克終者矣而孺人特立於艱難拂鬱之中卒能保其節以成其子於今年七十餘而享其孝養不棄使鄉閭之人嗟嘆羨慕以為法此其尤難者也世之人好徇己私樂禍敗若孺人母子豈復真其有立哉然不知天固憐之而有以陰隔之也使皆如其人之志則今且何如矣故予以為士揚之有立雖其母之善教而亦豈非天乎嗚呼任情以幸禍者亦可以觀矣堂成士揚屬予記曰知吾母之詳者莫如子不為之記則無以信於久遠予謂孺人之德載於鄉人之耳目其可信不誣非獨予知也故為之記孺人姓劉氏其事父母舅姑尤盡孝當別有傳載之者此不著者夫堂之所以名者云爾堂成之日則永樂甲午十月朔日也

### 王山仙壇碑室記

王山在泰和東南七十里蔚然高大蓋一邑之望也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脩道于此其後僊去因改名王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慕子瑤之道乃棄官與其姪偕來隱山中誦習脩煉久之亦仙去自是常有顯異山旁近諸縣之人凡禱水旱瘡疫求嗣子者皆嚮往焉然壇在山頂自下而升可二十里有事壇上者多獲風雲雷雨之應人無所庇依往往病之而莫知為功者挑陳蕭德通奇士也亦求嗣於神乃獨計曰是既有飄揚震凌之患惟碑室可以久乃自山下煉磚而備工轉置山上度為屋一間深一丈廣八尺而高如之凡用磚若干用人之力若干而後成於是凡有禱祈者可以從容就事矣古者山林川澤丘陵能

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欲  
子者則祀高禩以求焉禮也今茲山崇高廣大現傑傲詭  
且有三仙人之靈變不測其能出雲為風雨以利澤萬物  
也固宜而又能錫人以祚胤如此豈非尤神異也哉然則  
德通之惓惓於神而神之有以答其求也審矣因其屬為  
記而系以詩使歌以祀焉詩曰

奕奕王山邑之望兮陞山獨靈仙所相兮仙壇峨峨逼昊  
蒼兮風雨雲雷山之常兮我室新成利禱禳兮維靈顧之  
聿乘康兮虹旖霧幢紛揚揚兮或騎麒麟翳鳳凰兮亭于  
克誠降福祥兮煦其靈氣煥景光兮惠澤汪洋為豐穰兮  
永錫祚胤嗣續昌兮如砥如京我困倉兮芝蘭玉樹久彌  
芳兮神之錫予阜而賦兮我民瞻仰永弗忘兮配乎天地

真此邦兮於千萬祀保靈長兮

### 會景亭記

會景亭者貴州宣慰使宋侯尚德燕樂之亭也亭在貴州  
洪邊蓋宋氏故宅之址山川景物為最勝侯取其尤者命  
之曰洪邊八景既又為亭於其中暇則登而燕焉凡所謂  
八景者可一覽而盡雖四時朝暮景物之不同皆足以悅  
乎目快乎心因名亭曰會景之亭侯丰儀秀整而循循謹  
飭予友郭公緒為貴州按察僉事雅愛之今年來北京屬  
予為記予謂山川景物所在有之然志於富貴者往往不  
知其可樂而馳志於利達之途高明特達之士知其可樂  
矣則又率動於所務而有不可及之嘆雖人之心跡不同  
豈亦天之所靳而不使之兼得耶然則有能兼之者其為

幸豈細哉宋侯承世爵之榮以鎮撫一方之人一方之人  
敬仰之既貴且富矣而又得盡夫山川景物之娛天何厚  
於宋侯若此哉然君子之燕游也非但取適於一時而已  
蓋有大者焉觀山以益其仁觀水以益其智四時朝暮景  
物之殊又以見氣化之妙而加日新之功則凡相接者皆  
進德之資也宋侯其志於是哉果志於是則有以繼前人  
而傳於遠所謂會景亭者亦永有耀矣晉太原王弘中在  
連州得地之羨者凡八合而名其亭曰燕喜昌黎韓公實  
記之連州去長安萬里其見稱於當時傳於後世者以公  
之文今茲亭不減連州而貴州之遠於北京亦若連州之  
於長安也獨予之文不足以繼韓公然而後世知有會景  
亭者未必不因文而見也故為記之且特書其大者而以

聖於宋侯焉

長沙府重修儒學記

音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即建國學于京師尋詔諸郡縣皆立  
學以教其人蓋謂致治之本在是也時長沙舊學久廢于  
兵乃因其址而作焉於是郡之人士有所歸依講聖人之  
道以淑其身而用於世於今五六年繕修不繼日入於  
弊宣德二年太守饒侯始至謁先聖于廟退覽學舍大懼  
無以稱 朝廷建學興治之意既一年政化大行民用胥  
完乃謀撤而新之首捐俸資以貲費而長沙衛指揮使楊  
侯壽指揮同知武侯安王侯承指揮金事汪侯狂及府衛  
諸屬與十二邑之令佐皆忻然出俸以助侯命教授清江

業備重之市良材令衆工經格於宣德三年春二月以四  
年秋八月詔工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廩不畢具皆高明堅  
緻致予舊觀既告成於廟殿則與諸生講論乎其中古  
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考之三代可見已當是時非獨  
天子有學也雖諸侯亦有之長沙大郡蓋古諸侯之邦豈  
可弗稱宜侯為之汲汲也侯其知本之君子哉而諸君亦  
能盡力以相成皆可謂賢也已予嘗聞之學所以明聖人  
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學者讀書以明道自  
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  
而施於天下而治道成矣然有志者蓋鮮也故讀書而不  
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東書不觀而僥倖於一  
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為士者蒙教育之學而頗

以泳俗自慶焉則亦奚貴於士哉 國家

列聖相承銳意學校

今天子又慮賢否之無別也簡厥脩而退其無良者又限  
以空負激勸而誘進之所以待之者甚至其安可負哉况  
長沙乃晦菴朱子過化之地而南軒張氏亦嘗於此講學  
焉二公之所謂道即聖人之道也流風餘韻宜有存者苟  
循序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其底于成必矣夫然後  
有以稱 朝廷興學與鄉侯脩學之意鄉侯湖陰人智足  
以明理才足以立事及是舉也長沙令廖謨充克相其志  
知其用意之篤而成功之勞也謂不可無紀乃來求予文  
刻諸石因為道其所以然以告學者

南坡草堂者翰林侍講余君正安所居之堂也初正安未  
北京得南坡之地於城外有水木之盛無車馬之譁遂作  
堂以居及充拓都城南坡遂在城內雖連引市廛而深蓬  
觀寥譴囂之聲不聞於耳塵土之雜不接乎目庶所謂隱  
者之居也正安襲書千餘卷暇則與士大夫觴詠以為娛  
京師雖多高門大宅而從容閒適如南坡草堂者不多有  
也予嘗謂人之所好各以類故輪奐華飾貴顯者之所樂  
也菲埃卑儉窮約者好焉彼貴顯者之得志其權力足以  
動人好事者爭趨之則輪奐華飾蓋其勢之所必致夫窮  
約之人安於靜退權既不足以動人力又不能以自致則  
菲埃卑儉固其分也正安職禁近二十餘年既貴且顯矣  
乃為草堂以窮約自處此其志固有在耶夫君子之

所樂者本諸內而不求乎外正安固有樂於內者耶德善  
充於身凡所以滿口體者美惡皆不足校况所居乎正安  
年六十餘老且病矣

今天子即位嘉惠臣庶正安遂以情聞于

上得以其官歸休廬山中而所謂南坡草堂者將舍之而  
去正安念經營之勞居處之舊有不能忘於其心予以為  
君子之所處蓋有久而不泯者昔尹師魯官隨州嘗結茅  
為亭以自嬉既去人不可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亭  
蓋師魯之文學行誼有以使人感慕於無窮正安文行表  
然在人耳目其風聲氣烈蓋亦有久而存者安知南坡之  
草堂不為隨之邱亭矣乎予故為之記以俟堂成之歲月

則永樂

年月

日也

勝景樓記

江發岷山會蜀諸水出三峽至于荆其勢盛大又合湘沅漢沔旁引豫章諸川以匯于舒益深廣不測瀾漫浸灌而羣山蔓延巖竒競秀迴合拱挹皆可指數蓋奇勝之會也然舟人行旅之涉於此者往往動心悖魄於夫江山之勝有不暇顧而城郭居民則皆遂什一之利雖有高視遠覽之士則又病夫市井之囂塵閉關之蔽障有不暇盡其勝居城外石灘上作新樓二間巋然出於羣屋之表後背城市前臨大江無詭置之煩於耳蔽障之妨於目牖戶玲瓏洞達軒豁豁而望之凡江流上下百里之間風浪之作止斗揖之去來蛟龍之出沒魚鳥之翔泳江蘆浦樹之紛紛

諸雲島霧之開闔四方之人相易而往還者皆在几席之下而江南數郡之山自匡廬以及於九華累累相聯屬秀出者如芙蓉橫列者如屏障能翳伏而虎豹導鸞鳳翔而蛟龍走千態萬狀一舉目而盡得之嗚呼何其樂也予居泰和泰和登覽之最勝者曰快閣其名聞於天下久矣予家居時數遊焉俯瞰澄江遠視秀嶺胸中為之浩浩然樂也去年冬買舟上京師冒風雪犯波濤恐懼惴惴踰月始至舒登有常之新樓而復得勝覽焉其喜益可知矣為之流連數日而後去及至京師有職事之常夙興夜寐以自效玉堂天上之貴雖非區區江湖之遠之可比然營職之暇追思遊覽之勝亦未嘗不慨慕其中未嘗得山水之觀者不知樂之為樂也惟涉險阻限拘禁者然後知之今有



常以垂老之年而當太平無事之日得優游於此樓以觀景物之奇勝豈可不知所自樂哉予於有常有世契故為名之曰勝景樓而求中書舍人陳登為書三大字使揭于楹間又為之記如此他日以老病賜歸田里再登斯樓尚當為有常賦之也

德壽堂記

新淦為臨江大邑論邑之巨族則稱長輝廖氏論其族之賢則首稱必達翁蓋廖氏世有詩禮之訓而翁尤惇德樂善其於言行必審禮度義未嘗有所苟雅好賓客而親重士大夫教諸子孫必以孝弟忠信四子紹基存基榮基振基諸孫十一人而紹基子建畧為之長皆能承翁之教以克有成立翁年八十八而精明不衰飲食起居康強如少

者諸子孫所以奉其口體而悅其心志蓋無不用其情佳時令節奉觴上壽懽忻和樂之意藹然充溢於其家又自謂翁之壽皆盛德所致名其堂曰德壽之堂聞者莫不以為宜既而建畧來京師因刑科給事中廖君安止求予記予謂洪範五福其一曰壽而必本於收好德蓋壽而後能享諸福然非德格於己則豈能獲壽於天德其本壽其效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君子之德而祝其壽曰遐不作眉壽曰德音是茂言君子之必得其壽以其德之盛也又曰遐不黃者曰保艾爾後言君子之德盛豈惟必得其壽亦足以保養其子孫矣今翁壽考康寧訓迪子孫俾克裕其家優游以享和平之福其德有諸已可知矣以是名堂斯不亦稱情也哉抑考之南山有臺作於武王之世武王

勝殷逼劉天下之治未久也詩人羨君子之德而祝其壽  
與燕及其後世者願之也願之者未然之辭也我  
國家之宅禍亂興太平七十八十年於今矣天下之人沐浴  
仁聖之膏澤而興於行誼享其壽考長育其子孫熙熙然自  
得於幽遠閒曠之地者誠多惟其子孫不能皆如廖氏之  
才是以不能彰厥美而期於遠則序於斯堂安得不深嘉  
之哉然此非獨以著翁之德而為廖氏之觀也由是推之  
聖明之鉅美在焉予為之記而傳及之後世欲知今日之  
盛覽此亦可以見矣

宿州重修廟學記

宿州儒學在州治東元至正十一年所建也兵亂學廢  
國朝洪武三年吳彥中知州事當

初擇州人子弟之後秀者講肄於學中然以民力未盡舒  
不能大有所為故廟學雖新而無華美之觀後之以茅加  
塗壓而已其後蓋常治之歲久而益壞永樂十五年州守  
徐宗威復新之其所覆如舊歷二十餘年而又壞正統初  
元監察御史彭君勛奉命董南畿教事至宿州謁

先聖廟退而周覽學舍慨然嘆曰宿畿內大州而廟學弊  
陋如此何以稱朝廷尊崇聖道樂育賢才之意州之長

貳其亦能動心否乎於是知州王永隆同知吳節慨然任

其事各出已俸以為倡州民之好事者亦作而應之富者  
獻貲貧者勸力市材命工並手偕作未成而永隆去令守  
鄭侯祥繼之協力一心夙夜不怠於是正殿兩廡明倫之

堂授業之齋次第皆成聖賢像位既為龕以蔽塵坐又作屋三十間以為諸生退休之所悉陶瓦覆之締構堅密制度弘偉其諸祭器皆苦窳黧黑今畫易之潔白華好他器謂宜有者亦無不備蓋始於

年月日而

以年月日訖工既完學正林同諭於眾曰

宿有廟以來至于今久矣非屢治而新之然皆因循苟且取具於一時不足以貽久遠今幸得賢御史以興學為亟而州之賢長貳又能祇率以成之使七八十年廢之之餘一旦易而為盛觀其功豈小哉不為之記則後之人亦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其本末為善固宜州衛經歷王來京師求學於石于謂學校賢才之所自出並治天下之本也然賢才之所以成必本於聖人之道讀書以明

道體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州閭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而皆不悖焉則賢才成治本立矣豈徒文辭之習而已哉其望於學校如此故雖有常法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彭君獨能以敬事為己任不主進諸生相與講明斯道必使深體力行而文辭之習亦不廢其斯所謂善教者然怕之廟學雖其州長貳主協以成功然非彭君勸勉於前莫有能興起之者則君之於斯學厚矣凡學於此者進而瞻道德之容退而考禮儀之實本末兼盡細大不遺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然後不負

聖天子教育之德與諸賢興造之力督勵程勸之心若徒加意於文辭而不本於道自謂無忝焉者君子弗貴也予舊識學正於成均而知其文行故為之記以告來學之士

且以相其成亦使後之人有考焉耳

貞節堂記

成周着旌表之令凡有善者則旌之蓋褒其已能而勸其未能者所以泚人心厚風俗此為治之本也夫天理之在人無不同也而何待於勸哉蓋人皆同而氣質異固有不待勸而能然亦有勸而後能者為治者欲有以泚人心厚風俗其可已耶昔

太祖高皇帝知治道本於此帝詔天下求忠孝節義之人旌表之著為令洪武丁未年旌表大夫列上其屬之行著者而節婦梁氏與高廟表其門夫永樂中脩高廟寶籙直其殿事其間凡天下旌表者例皆得書蓋推高皇帝之德以勸天下後世而旌表梁氏表其北

門古之妻也歸祖與生年仲宣得四十日而  
義志若暇日仲宣長奉嚴氏甚孝復以貞節名其堂  
年八十三而終予謂婦人之事人也必守柔順貞固之德  
以終其身故夫死不嫁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  
子釋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此其道可知矣嗟夫  
之所以為人者具是理而已故雖不能無欲而有理以勝  
之欲豈不知有理而惟欲之從故飲食相逐牝牡相亂蕩  
而不可制人不如是也人而至於欲肆而理亡則亦奚擇  
於禽獸哉若嚴氏宜為世之所表也雖然吾邑禮義之邦  
也閨門之內幽閒貞靜言動以禮自防如嚴氏不少  
朝廷之治動遵成憲將見旌表之門相接於里閭史氏之

筆不一書而已也仲宣既卒其子紳等因予友貴州按察  
僉事郭公緒以貞節之堂求為記故為記之亦因以勸夫  
未能者焉

### 勤織堂記

兵科給事中蔣君性中迎其母太孺人來京師作堂以告  
之而以其祿敬養焉且圖古之孝者如老萊子之類於  
而求諸公之詩朝夕歌之以為娛太孺人為之喜而告  
曰吾聞古之大賢有以養志為務者汝盍亦成吾志乎  
壯時勤於紡織助汝父以興其家汝父棄遺而汝子立  
厚賞吾紡織愈勤朝而絲縷暮而布帛凡家之用皆賴  
今幸汝讀書成立而吾已七八矣不復能有為汝宜  
吾勤善以勸汝子孫古志足矣性中再拜受教遂名堂曰

勤織之堂聞過乎道其事而求文為記予聞古之女子必  
有業蓋衣食者人道之大端衣女子事也雖或有貴賤而  
所事則一是故上而王后諸侯之夫人與卿大夫列士之  
妻莫不以織紵紡績為事自庶士以下至於閭巷之婦人  
女子則又加勤焉蓋無有佚居慢遊而廢事者此成周之  
制博本尚實治化之所以成風俗之所以淳也數世之後  
先王之教衰於是有其不織而預外事如大雅之所刺  
者則其下可知迨至春秋則又有甚焉森然法度之言僅  
見於公文文伯之母於乎其賢哉夫文綉纂組雖亦女子  
之事漢以為害於女紅而禁之然則紡織固女事之本為  
女子者所當必務也今處於性中之母見之則性中之母  
其亦公文文伯之母之儔歟 國朝謹於內治勤儉之風

開天下天下莫不悅然太平之日久矣仕者之家侈靡  
惰放之習滋而機抒力作之意急不可謂無也有若太孺  
人者豈不誠賢矣哉性中泰其教成於家形於鄰里達於  
總戚故舊聞者莫不興慕而頌學則非止一家之福其有  
裨於治化豈小哉故子於斯堂而樂為之記蓋冀賢母之  
教成也

安慶府重脩廟學記

古之治天下者必切於教民學校教之地也是故三代之  
興莫不有學而其所教則以明人倫為本人倫正而天理  
行則天下治矣哉

太祖高皇帝統御之初即詔天下皆立學擇其人之俊秀  
者俾學於其中讀聖人之書以求聖人之道而施之人

日用之間

列聖相繼前後一揆治化之盛於今幾百年

矣安慶府學在那城中舊有廟以祀

宣聖皆洪武二年所建也歷歲既久日就頹壞莫有繕治  
之者宣德中工部侍郎周公受命巡撫畿甸諸郡而兵部  
郎中鄧君浩實輔行至安慶謁馬大以摧壓為懼慨然思  
一新之即出俸貲以為倡鄧君力贊其決然當時無有能  
任其事者周公為之經營計畫凡可節縮以充用者靡不  
盡其心如此凡五六年而王侯璜乘為守公素知其才即  
以任焉侯曰此積事也而乃以煩公其敢不勉亦出所有  
以勛費而同知史侯祥通判吳侯簡羅侯續推官劉侯善  
與郡之僚屬及諸縣令佐若懷寧宋顯等與好義之民各  
輸豐約出貨泉來助周公乃與王侯益得以施其智道人

於荆湘市大材求工師於南京凡僑寓丹碧之類必致其  
尤良者而請董率之人皆協力以勸相之用公及鄧君則  
往未程其功而資其而不及先作大成殿及兩廡肖聖賢  
像貌高明弘壯端重嚴整東南諸郡莫先焉其明倫之堂  
授業之齋師生燕息之舍凡門廊厨庫廟學所宜有者莫  
不畢備蓋始於正統五年十二月甲申而以正統 年

引

日說

工於是王侯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廟學之建

實侍郎公之惠而璜輩薄效其力今巍然煥然足以經久  
而不壞諸生得從容講學焉敢請文以刻諸石使後之人  
知是役之所由成且俾學於是者思自勉以稱今之意願  
先生有以啓之予謂聖人之道有體有用仁義禮智之德  
之充於己者其體也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施

之各適所宜者其用也誦經傳之微言求其當然者而盡  
心不懈則學斯成矣發所為文章廓而為功業蓋無所不  
可古之君子皆然彼以記誦剝擄為事者非學也然則今  
之遊於學校者其所學可知矣安慶為畿內大郡舊詭稱  
其風土清美而余忠宣公闕之稱其人天性忠義風土清  
美風土清美則當產秀傑之士天性忠義則當無奇衺之  
習以如是之人而遊於學宮來古人之所學者而學焉則  
何慮不可及哉此今之所望於學者也予聞之道一而已  
師於古而驗於今忠宣守安慶去今未久也孝於親忠於  
君勳德之茂節行之著文章之美誠無愧於古君子其道  
風餘烈猶有存者諸生近法忠宣而遠思古人以成其學  
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則無負 朝廷敷養之德與



諸公脩學期望之心故為記之俾刻之庶下以俟周公產  
陵人名愧字恂如學道君子也故濬能體

上意兩至以興學為事王侯代郡人字子玉始取進士入  
翰林至是以賢舉陸今官始至即能為意於學校可謂知  
本矣是皆可書者若凡預茲役而有勞教者則載之碑陰

開平衛新建廟學記

開平衛治在獨石古靈州之地也距居庸關蓋千餘里遊  
擊將軍左叅將都督同知楊公作鎮茲土士馬精強號令  
嚴整夷狄畏服邊塵不驚嘗自念曰此非臣下之力也  
聖天子威德遠暢致茲寧謐故洪等皆得相安於無事當  
勉圖所以報今 朝廷有興學之令而軍中子弟多聰明  
才俊講武之暇若使更讀儒書益知專 君親上以攘外

安內豈非為世之策哉即奉疏請設學校如內郡

上從之公遂以餘力伐材鳩工作大成殿兩廡戟門靈星  
門及神厨神庫殿後作明倫堂堂東西作志道依仁二齋  
又作文昌廟及教官之居以正統八年六月 日經始

而以 年 月 日成楹之為屋七十間皆堅壯遠

密繕以周垣聖賢像貌塑繪如制其諸器用靡不畢具又

得教授揚文訓導某俊為之師頤學之士凡六十餘人講  
論聖經賢傳以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貴賤之等是

非好惡之公體之以實心見之於實行且深究夫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要以達於時措之宜將佐

吏士環而聽之皆懼忻鼓舞感

上之德與公之賜期必底于教之成而後已既而復相與



諸曰公之為此偉矣不託之金石則後孰知其自公始乎且無以維持之亦安能久而不壞哉宜有文以示後人公於是遣其經歷張來京師請予文刻諸石嗟夫獨石窮邊絕域也自昔以來荒烟野草狐狸豺狼之跡交道衰廢託慮之人無有也惡賭學校之教哉我朝

列聖統臨萬邦

皇上繼志述事仁行如春威行如秋薄海內外無間遠通悉順悉臣然猶慎邊防以封守所以嚴華夷之限也而獨石則以委公宿重兵而安之莽然荒穢墾為良田由是邊庾充實士氣百倍輔以奇謀異策堅甲利兵故所向有功今復設學以教合文武二道而兼用之其規模益遠且大矣古之欲用其人者必先教以仁義禮信而欲立帥者必

以悅禮樂教詩書為上今之道猶古之道也  
忘從學於是者亦務體其心而自勉以成厥功則上不負天子而名立於後世矣公名洪字宗道廣陵人後朱繼公者其亦體公之心哉

世德堂記

古亦王佐功載署刑部負外郎有名於當時問過予言曰  
世德之裔唐御史大夫文庭之二十一世孫也惟我祖  
宗博世之遠其善慶之積可知矣自六世祖魏軒至高祖  
德翁以及先祖泰然處士先考好信先生皆服仁佩義恂  
恂敦讓其德之脩於已而及於人者未之或間故先考嘗  
以世德名堂蓋彰前人之美且勉善繼於將來也佐服膺  
不忘而思傳之遠敢請記於先生夫君子之所以與其家

者豈有異道哉務德而已矣其傳之久近必視其德之淺深淺不足言也深豈一日之積哉是故為賢子孫者既類前人之德以有立則必思善繼而不窮其德有繼則其傳也益遠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之云者累累而蓄之非一世一人之善也積之久則其慶有餘矣王氏自晉唐以來至于今其歷年之多子孫相傳之久如此豈一世一人偶有片善之可見者所能哉禮曰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功載之者能知其祖之美而取世德以名堂可不謂之明矣乎功載又欲託諸文字而以傳之遠不謂之仁不可也父子相繼不替而引長之辭之江河之流奔放肆大必強其兩至而後已則夫世德之堂不亦完遂有耀哉抑又聞之前人之德不可以不繼而不可恃也負恃其德而不知所以繼未有能善其後者晉之欒氏是已以武子之德而不能庇其孫則厲之汰虐禍之而亦恃之罪也武子之德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恩召公而猶不足恃况下於武子者乎由是觀之為人子孫者其所務可知也故因記斯堂而道之

齊壽堂記

安成嘉溪王氏始自連嶺而分詩書禮義之家也至今允榮處士十二世矣處士博尚儒術淳謹而寬厚其事親至孝處堂從兄弟如同產撫子姪一以仁遇宗族鄉黨焉於義至於臧獲下人待之各有恩且樂推餘財以振人之急然所行皆出於誠意誕謾為偽之習未嘗萌於中尤樂恬曠舉以塵俗自澗凡二三十年不一至城市而士大夫多

善從之遊處士亦樂與為友娛意山水之間留連勝詠至  
累日不厭蓋竟然自得配劉氏前溪右族以柔順相夫而  
勤儉以治其家故家政益脩而家業益裕凡處士之所欲  
為皆能成其志鄉人之賢者論王氏之所以盛既歸德於  
處士而亦推本於內助之賢今年皆七十而皆康強無恙  
於是名其所居堂曰齊壽蓋喜其偕老於此堂而並受其  
福也其子理取進士官京師過予道其事而求文為記予  
謂孟子論三樂以父母俱存為之首蓋父母俱存人之所  
甚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今俱存而齊壽天下之幸莫加焉  
此理兄弟之所甚樂也而鄉之士大夫乃舉以名其堂是  
豈但樂其樂益有頌禱之意焉周之詩人於其所敬愛者  
則必以壽祝之蓋敬愛之至非壽無以致其意也則夫士

七 所以敬愛於理之父母者亦可謂至矣然父子之敬  
愛其親又非常情可及所以冀其壽考而享百有請福必至  
於悠久盛大而後已豈以十百為限哉夫德者壽之本理  
之親既脩諸已而得於天矣理兄弟將何以增益哉克其  
敬愛之心以敬愛其身而益勉於德焉使人皆曰是子也  
賢蓋父母之德教使然也不亦光顯有譽哉小雅所謂德  
音是茂則不惟有無期之壽亦將保艾爾後矣此處士之  
志亦理兄弟之所樂聞也與故為之記而併著之使揭於  
堂上

### 耕樂記

大觀在秦和縣南之馮嶺去縣六十里而近山山皆雄拔  
秀態外國而中寬長溪流其中漢傍皆良田故樂宜稅餘

泉湧溢四出凡田與之平者皆灌溉不竭若水之就下則  
畚土壅溪而溪流遂走旁射餘田皆飲足然後決而縱焉  
由是無水旱之虞而田皆常稔其利之入畝率踰二鍾他  
之所產不及也彭氏居其地凡田之羨者多屬焉享其利  
千世矣予未嘗造也然聞其先世多質厚長者其言行必  
依於孝弟忠信非公事未嘗至縣庭惟課童奴耕稼以自  
樂盖有先民之遺風予慕之今年存文以事來北京間過  
予相款洽因曰農家者流達人多厭苦之而未知其樂也  
吾為公誦焉當春陽既暢時雨間作土膏發而泉脉動則  
相與祈年於社而受神之賜合樽促坐獻酬交錯已足樂  
矣於是舉趾而耕既種而蒔之糞溉有時耘耨有節當風  
日和煦之際吾往觀焉驚者達雅者秀日異而月不同誠

若有相之者其樂如馬及大暑既至大火西流向之遠者  
皆穎而實矣秀者皆堅而好矣黠然其黃者蓋彌望而不  
可窮於是刈以歸珠顆玉粒克盈乎倉庾乃為酒食以祀  
祖考禮神明而父母妻子臧獲下人皆忻然自得此其樂  
何如也况四時之間草木花卉果蔬蔬茹雞豚鵝鴨牛羊  
魚鱉之類各得以遂其性蕃滋肥腴足以充吾欲而不待  
外求其樂之極雖千戶侯不易也今

聖明在上一意於養民深仁厚澤洽乎遠邇覆載如天地  
保育如父母追呼發召之聲不接於耳誅求逮繫狼狽窮  
迫之態不接手目和氣感召計吾大觀之所獲當倍蓰於  
昔則吾徒之樂豈比昔而已哉皆上之賜也吾豈敢忘  
耶嗟夫存文之智識賢於人蓋遠矣安其位之常而享其

樂之所當得而又不忘乎 上之賜豈非詩之所謂髦士者乎昔堯之時康衢老人擊壤鼓腹不知帝力之加存文既知之則今之歸與鄉人老長杯酒相懽道歲事之豐成而侈太平之盛觀醉飽之餘必有歌詠足以繼康衢之謠者其謹錄之使後世有考也因書其說以為耕樂記

東軒記

沙湖蕭九淵甫作小軒於其居之東而置簡冊焉因名之曰東軒以書來京師屬子記夫君子之自處必有以安其身而樂其心安其身者居室之華所以在乎外樂其心者景物之美足以適乎中然後有以自得而可進於道是豈常情所能哉非有世業之資世德之訓不能也蕭氏居沙湖久矣世以德誼為望於鄉邑不特世產之富也蓋其原

曰軒敞統餘黍稷之饒湖水賦常有鱗介羽毛之聚養之具一不待外求故其先君子累世雖不仕然皆方仁義而數詩書其善之積充於家而及於其鄉之人九淵甫然於見聞思有以裕於已而承其先以東名軒其意蓋廣矣東以地言也想夫景日初升羣動未作氛翳豁開萬里一碧九淵甫開軒而望焉以旦氣之清明當天宇之澄蕩塵累未接襟懷曠如則所存所行豈不天理渾然哉以是裕於已而承其先君子之事也夫軒之構在東而其向則西地之有東西猶人性之有仁義堯舜之道亦仁義而已其實則在於事親從兄由事親推之至於仁民愛物皆仁也由從兄至於敬長尊賢皆義也又推其極至於無所不愛亦無一事不得其宜者則仁義不可勝用矣九淵甫之居

是軒輿後人之至此者其所務可知矣豈徒取快一時而已哉予去沙湖三十年東軒之作蓋不能知姑衍釋其說為之記他日乞身南還從九淵甫從容其中而觀其能之兩至高當樓筆賦之未晚也

環秀堂記

吉水王端為常熟教諭特之官介其親戚大理丞廖君泰告子曰端家吉水之金塘久矣先祖立雪翁徙故址之東鳳岡之麓先人固隱又闢地作堂以盡山川之勝而名之曰環秀蓋鳳岡在其後蒼翠奇拔左右鶯鶯如鳳鳳舉而羽翼張前挹金塘湛然黛蓄又其前則鰲峰也森聳羅列蔚青綠碧上入雲際大江東流經其下遠而望之滄波瀟灑與天一色皆斯堂之勝槩也惟先人之為此蓋幼躬彈力

而後成之環秀文為記以示後人俾世守之永勿壞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故君子之卜宅必相其宜然後安而善觀人者亦必觀其所處果能得山水之勝而當清泚靈秀之氣之所萃其人必英偉不常有以樂其心而裕其後矣王氏名堂如此則其地之美與固隱之所以樂其子孫之所以蒙其福者皆可知也雖然環秀者秀之見于外者也其鍾於人者蓋有矣山川之秀鍾於人此聰明才俊之所由出也聰明才俊出乎其間蓋以詩書之訓禮義之習乃所以成其美也得其養而質美矣然成之之功或未至則惡睹夫秀哉其見於外者亦何所樂哉初堂之未建也山川之氣固已萃於此而鍾於人矣及固隱作堂獨取夫目之所接者名之豈以為環於外者易見而鍾於人者

雖名邪神亦欲其接於外而契於內邪然則後之居此者  
其尚敬念之哉因其生質之養而力學以成之觀山以盡  
吾仁觀水以益吾智出而用於世則事業顯而名聞流乎  
秀之堂豈不允遠有耀哉故為之記而併告之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  
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其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公蘇  
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英蘇之天平山  
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為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  
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  
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  
出無功乃命公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壘屯田據其要

勢益大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  
公處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彥中為應  
詔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  
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為題其榜凡廟之在西  
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隴忠烈  
之廟越在吳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  
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在予此乃更作  
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  
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樂先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  
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  
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于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



君仕昌黎老頭皆以事蒞焉郡守李侯從智宋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末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忠偉烈而與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賞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鄰邑之令佐皆以實未賂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焉壯麗嚴整有如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初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闢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感主人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

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愛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行一主於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概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克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贊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積慶堂記

積慶堂者鴻臚卿楊君思敬新作之堂也思敬初有宅在南薰坊其居也久矣而壘市之喧日相聞且生齒之繁不足以及容也求吉地處馬張氏有園若干畝在明時坊幽雅閑曠無囂塵之雜然以為弗便於己也欲售焉乃歸重價而得之相方定位度材命工作奉之之祠祀實之堂寢處之室子孫之舍棲書史有齋植菘苴有亭庫庖廚廡之類凡所宜有者靡不畢具緣以周垣前為室門材則求諸商旅之市工匠百役之人各因其暇而勞焉瓦甍坏釘黝墜丹漆諸物不間小大賤貴悉以財致之一夫之力一毫之費無所仰於人總為之屋若干間計其宜與傭及飲食之資凡用白金若干兩而後成經始於

年 月

而

年 月

日說工高明華好補其為公卿

大夫之居思敬乃治酒肴盛賓客於此堂以落之請名於少保楊公公曰思敬遭遇 聖明以才行顯享富貴者四十餘年而經營締構其盛如此皆其尊府德善所致思敬又能繼之也宜名堂曰積慶之堂衆皆曰然因請記於公公不崇作至是思敬以屬予予何能申其義哉夫慶者福之謂而善其本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之云者豈一人一事之美哉父子祖孫皆躬行仁義而世濟其美夫是謂之積譬如為山始於一簣累累而加焉其用力不怠則高九仞不難矣慶之積而有餘者由善之積無已也苟或戾而止焉則福慶之及於後安能無間哉昔嘗聞之晉之欒氏貴卿之家也武子之德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思

召公可謂威矣子釐以太侈繼焉故谷及其孫而使其家  
由是觀之前人之德雖盛而貴於能繼善繼而不窮則其  
慶有餘矣楊氏德善之積今已受其福而及於子孫為子  
孫者服詩書禮義之訓悖孝弟忠信之行親君子遠小人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以求無忝於祖考則可謂善繼福慶  
之來當益盛而斯堂也光遠有耀矣夫欲記其事以傳諸  
遠俾子孫百世守之思敬之意也為之記而不以告非忠  
於言者也故為述其積累之勤與夫創造之難如此以示  
其後之子孫庶朝夕覽之而自勵也

柳菴文集卷之二

柳菴文集卷之二

記

順德堂記

翰林檢討男攢編集 稹鋌梓

嘉禾曹鏞字汝器世居林溪之上其祖若父皆以行誼聞  
鄉邑汝器尤讀書循理懇懇效其孝士大夫皆樂與之處  
以名聞縉紳間嘗名其堂曰順德而未有為記之者乃  
翰林檢討錢原溥而以請於予予謂堂之有名蓋古人  
無語自警之遺意觀汝器之所以名堂豈他之事嬉嬉燕  
余者之比歟蓋凡可以動心後志之物皆不在其中其勉  
焉而不敢怠者一於德而已德者天之所賦於人而人所  
得於天之理也理具於心而施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間其事有小大其行有緩急莫不有當然之理焉順

而行之以脩其身齊其家充之以治國平天下明而化乎人微而及乎物幽而有以動天地感鬼神皆順此理而已矣故曰人之生也直直順理之謂也古之所以為聖為賢為名公才大夫豈逆德者所能哉後世以來其能不逆者固多弗焉而逆者不可謂無也生於利害之私而起於忿微漸而積之至於賊仁害義蔑禮棄信顛倒於日用之常反矣乎倫誼之大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此之謂也汝器謹於自脩如此非所謂有志者耶則子於順德之堂安得不深嘉其意哉予聞汝器好琴而喜吟琴者禁也所以禁邪而助養德之具也且君子之發德詠仁皆於詩見之汝器之潛思其所以為可謂協矣充其加勉之六耳勉而不怠其行而不至哉是為記

終慕堂記

東平張琛廷玉名其堂曰終慕之堂示不忘也廷玉自少善事父母盡愛敬之誠極婉愉之樂名聞於士大夫父矣母李氏早卒廷玉執喪以禮而哀戚過焉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三年於繼母亦如之及仕為衢州府同知奉其父往就祿所以適其口體而娛悅其心意者無不至父之父卒哀號孺慕幾不能生奉柩歸葬東平結廬墓下且暮哭人不忍聞有司上其事詔旌表門閭由是遠近皆知其孝服闋朝京師吏部擢為文選郎中重其孝也未幾予待罪吏部與廷玉接聽其言觀其行益重其為人間語及輒泫然曰此琛之愚何足為大人君子道哉至是外執政有缺舉賢任之廷玉名在選中上亦聞其行擢為福建

左布政使將行數過予求一言以自勗乃因其所以名堂者而相與誦焉夫君子之喪親豈以三年之孝為足以盡情哉身者親之遺體也顧其身則思其親身存則親存矣蓋至於歿而後已焉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然徒慕無益也要必有所務立身行道播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其所當務者也終身慕父母而立身行道以終之斯其所以為大孝也歟忠者孝之推也孝於親則必忠於君充而極之將無所不至也廷王之孝顯矣今去為方伯推其孝於親者施之政使其人皆尊

君親上養老慈幼又推之以厚民生育物類閩粵之間熙然太和則人將歸美於方伯推本其父母之賢此所謂成其親豈非孝之大者哉予重廷王故為言如此傳告于堂

以來曹氏家為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脇天下豪傑之士莫  
不折而從之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篡悖之事豈復知有  
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計遂季仗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  
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賢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  
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獨武侯奮起圖復漢室數  
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  
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  
子因是而正諱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  
勞定國死勤事禦大定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  
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蒸蒿悽愴如或  
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為郡縣者其有  
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

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誠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慮陵人由進士為監察御史以恭儉慎靜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諸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 潛山縣脩學記

潛山縣治舊安慶府治也宋慶元初移府於盛唐灣而以地屬懷寧縣元延祐間為縣者以為僻遠請即其地增置潛山縣而學校備焉其始建學蓋以尚且就事規模庳狹無高大之觀國朝洪武初詔郡縣皆置學然亦因陋就簡未遑改作今既久且弊矣宣德七年主簿陳大用周覽而病焉謀於知縣俞友謙縣丞王彥良曰

朝廷興學育才其意厚矣而勵之俾有成功者有司也今弊陋若此宜撤而廣之庶有以稱

上意大用請身任焉議以協合邑人之好事者聞大用之謀皆喜曰此所以教吾邑之子弟也而敢以煩公富者獻貲貧者效勞不勸督而集乃市材命工並手交作七月癸亥戰門成十月乙未大成殿成而大用當述職來京師乃告于令丞曰兩廡未成請成之於是友謙學其綱考良董其事典史周昇亦往來效其勤甫踰月兩廡成明年夏大用歸顧而樂之曰學制不可以不備復鳩工度材以卒其事而講堂饌堂齋舍解廩次第皆成外繞以垣凡二百五十餘丈以

年 月 訖工教諭彭子斐諗於衆曰願學之成二三君子之力然始而終之者陳公也是宜有記

示久遠且使學者知脩學之勞而勉學以副其意乃聖  
事因今監利縣學訓導錢儒來北京請予文刻之石予謂  
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夫道之有  
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困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  
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失之故於人倫日用之  
常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  
書以明夫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  
後出而用之則百執事之臣無不宜於其職學校蓋為治  
之本也然則脩舉而程督之矣可以緩邪今潛山之學既  
新矣二三君子體上德而敦教事亦可謂至矣遊於是  
者當何如用心哉讀書以明道深體力行而推教其極使  
德成行脩舉而措之真足以成天下之治斯可以無負矣

若舍本循末淪於流俗之卑而無與於道德政治之宜則  
誠有愧焉也矣故為之記以勉學者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蘇州濟農倉記

君子之為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  
得其養於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  
所謂建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稅視  
天下諸郡為家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  
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  
弊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  
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  
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又假貸以為生率至於傾  
產業鬻男女由是徃徃棄耒耜為游手末作田利賦租賦

高矣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為憂會  
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周公  
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弗克就七年秋蘇州  
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為備適 朝廷命下許以官  
鈔平糶且勸借儲待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太守趙  
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粟三十萬  
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君蓋曰農者天下之本是  
倉專為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 詔令賑  
恤而蘇州飢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四里多  
飢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令 府親當輸者長  
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  
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五站擇人總收而發運焉

民怪自送揚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積三之一而三府常  
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  
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  
乎若於此給之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  
農無患矣衆皆難之而况侯以為善力贊其決請於

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歲及  
前所儲凡六十餘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凡糧之速  
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於此給借陪納秋成止如數還官  
若民夫賸圩畔浚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  
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是矣是  
冬朝 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 上然其計於是下  
蘇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



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  
歛則必於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親為規畫俾之遵守又  
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敬其人之怠且輸者宣德九年  
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  
大喜相與詣况侯請曰朝廷發念我民輟左右大臣以  
撫我思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方  
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蓄於衣食迫於債負不能保其  
妻子者今遇歲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

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贊襄之力也今濟農倉  
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  
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  
之永勿壞况侯然之屬前史官邵人張洪疏其始末

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並本此與我

太祖高皇帝嘗出幣幣天下首老俾積穀於諸縣以濟  
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久其弊滋甚至於無所質  
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蕪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  
之民受其弊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吾周公以沉毅  
弘達之資推行天子恤下之仁况侯以閭敏勤慎佐之  
以其經費以施實惠而民免於飢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  
君子固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邦永  
有賴焉則豈特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為之記使刻  
實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為屋若干楹所儲者若干石  
典守者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之碑陰而諸縣皆載焉

使互有考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數歲則於長洲縣載米一萬石往濟焉其為惠亦備矣周公恆字伯如吉安吉水人况侯名鍾字子律南昌靖安人其歷官行事之善當別有紀載之者此不著

蘭所記

秦和鍾沔會試來京師得邵陽教諭而以其父彥初之書來請曰復之先祖靜春惇厚樂善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蘭所居種蘭幾百本而日處其中襲芬芳而挹清潤竟然自得也當時以蘭所稱之逮先考舉善篤於孝行惟前人之羨是繼是承乃請於故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得太書蘭所二字揭於彞所居之室而增詩焉曰見此猶吾先人之見也今不幸已矣然故榜猶存乃作新室以揭之而

以復之愚何能奉承祖考之遺懿蓋以寄其遐思感歎無忝焉可也願先生為之記嗟夫彥初其可謂能孝者矣古者孝子之於親思其居處志意樂嗜儼然如或見之彥初之所存其猶是也歟雖然昔之好蘭者豈獨以其花葉之芳潤也哉蓋以喻善也屈原之賦曰纫秋蘭以為佩曰滋蘭之九畹曰馳馬於蘭皋曰飲木蘭之墜露皆言其以善自脩也彥初之祖考其意非以是耶夫謂之蘭所者云善之所在也則彥初之所當繼者可知矣思夫祖考所以脩於已行於家者而勉之置身於善之中使言行無不善焉斯可以無負矣若止於好蘭則是能繼其迹而不能繼其心非孝之大者也嗟夫世之人有以善為不足為者矣有棄其善而入於不善者矣此原所嘆謂蘭其不

可佩與夫蘭芷變而不芳者若是者蓋將危其身以辱其  
親烏足以繼承不匱耶彥初誠勉於善以趾美前人則廢  
澤之鍾於後者有窮哉故書其說以授汚使歸告於親以  
為蘭所記

西軒記

永樂十六年十月泰和南溪蕭孟廉作室於其居之東偏  
以為燕休之所既成盛賓客以落之而問名於予予取其  
所向而名之曰西軒客或疑之曰軒之所以西向者蓋局  
於地勢而然其所固在東也夫東與西有陰陽之別東陽  
也其氣溫物之所以生也西陰也其氣肅物之所以成也  
今子之名是軒不以其所而在而以其所向不取其溫然者  
而取其肅然者不亦異乎予曰子之以西名軒者非無取

乎東也蓋開門而望惟西之是見又安得取乎所背者而  
名之哉且西者東之對也氣之肅然者乃其溫然者之變  
物之成者所以為生之本也而又何異乎以人道論之仁  
即地之東時之春天之元也義即地之西時之秋天之利  
也君子之德仁為大然非義以制其實則不為墨與韓者  
少矣故又曰君子義以為質今孟廉處而未仕也其施於  
家行於少嫌思况愛如星不可也於夫親疎貴賤輕重隆殺一  
以義制之然後其行無不宜子之名軒豈獨取其向哉蓋  
欲孟廉之篤於義也孟廉制事盡其宜而鵠然忘厚之意  
行乎其間則義而仁矣且義者其先君子之所服行者也  
今駢義傳在焉子欲孟廉之篤於義以繼承其親孝也仁  
之行也苟孟廉且仁則孟廉之德將不異於孟乎名軒之

意如此果足異歟其亦不足異歟字無以詰孟廉曰善哉  
子之言也余請得服膺焉未幾子復官翰林不至西軒者  
久矣今年孟廉之子樂會試東京師且使告子曰西軒未  
有記請記之庶以成吾義也子思之無以異乎昔之所言  
者乃追錄之以為西軒記

遊武山記

武山為秦和之望其高可六七里其趾環三十餘里扶輿  
清淑之氣磅礴鬱積乃蜿蜒東走為金華諸山始降為平  
地寬厚衍迤幾二十里而縣治在焉凡縣之所以產奇才  
珍物者皆茲山之秀也自縣城西北望之如龍躍如虎踞  
方者如屏曲者如宸其隆隆而起者如高人正士端冕而  
立於朝尊嚴重厚之勢魁傑雄峙之狀環縣諸山無有也

其中勝景十有四前代諸賢皆遊覽而歌咏之矣先四五  
年予以外艱歸館於南溪蕭氏性果食息無不見山者屢  
欲往遊焉不果永樂二十年又以內艱服闋將之京會監  
察御史彭君百鍊出按廣東便道過故鄉其姪士揚典教  
英國張公之家亦謁告歸省三人私相謂曰吾儕非久處  
者也今皆缺省墓山下盍乘閒遂一遊乎邑中人士素頌  
遊而未得者曾用勵素叔景梁叔蒙叔卓叔莊叔濟士揚  
之弟士淳士英楊希章蕭鈺劉舉善李浩劉鼎聞之皆奮  
欲往時九月七日也先戒秀才鍾沔驛南溪報蕭氏兄弟  
以明日會山中詰旦子蓐食從百鍊士揚跨馬出門冒大  
霧以往士淳士英皆步趨二童子載酒以從出西郭舊城  
逶迤行田野間霧氣既歛水髮如沐回視東方日已出數

意如此果足異歟其亦不足異歟客無以詰孟廉曰善哉  
子之言也余請得服膺焉未幾子復官翰林不至西軒者  
久矣今年孟廉之子變會試來京師且使告子曰西軒未  
有記請記之庶以成吾義也子思之無以異乎昔之所言  
者乃追錄之以為西軒記

遊武山記

武山為秦和之望其高可六七里其趾環三十餘里扶輿  
清淑之氣磅礴鬱積乃蜿蜒東走為金華諸山始降為平  
地寬厚衍迤幾二十里而縣治在焉凡縣之所以產奇才  
珍物者皆茲山之秀也自縣城西北望之如龍躍如虎踞  
方者如屏曲者如屐其隆然而起者如高人正士端冕而  
立於朝尊嚴重厚之勢魁傑雄峙之狀環縣諸山無有也

其中勝景十有四前代諸賢皆遊覽而歌咏之矣先四五  
年予以外艱歸館於南溪蕭氏往來食息無不見山者屢  
欲往遊焉不果永樂二十年又以內艱服闋將之京會監  
察御史彭君百鍊出按廣東便道過故鄉其姪士揚典教  
英國張公之家亦謁告歸省三人私相謂曰吾儕非久處  
者也今皆欲省墓山下盍乘閒遂一遊乎邑中人士素頌  
遊而未得者曾用勵素叔景梁叔蒙叔車叔莊叔濟士揚  
之弟士淳士英楊希章蕭鈺劉舉善李浩劉鼎聞之皆奮  
欲往時九月七日也先戒秀才鍾沔購南溪報蕭氏兄弟  
以明日會山中詰旦予蓐食從百鍊士揚跨馬出門冒大  
霧以往士淳士英皆步趨二童子載酒以從出西郭舊城  
逶迤行田野間霧氣既歛衣髮如沐回視東方日已出數

犬諸山在前襟卉滿目紅如丹渥碧如凝黛日光照映爛  
然綺錯引領望之蓋身後而心先往矣及金華肯綮而登  
二君又下南麓看墳墓子則捨騎趨山下憇田家儼二君  
不至乃先從士淳士英涉荒草披叢薄登天柱岡岡勢雄  
拔秀整彭氏祖教諭君之墓在其下相葬者蓋纍纍予  
周覽行禮畢則循左山而下顧望二君始及山麓相與遙  
呼諸谷皆應又相期於沓壩予復上馬先行至沓壩二里  
餘拜予曾祖妣彭孺人先妣歐陽恭人之墓雨露之感實  
愴于心孺人則教諭君之姪女御史君之祖姑也良久二  
君從山脊下亦至壑域拜焉乃陰長松藉茂草取酒而酌  
之酒三行望見同遊諸君騎者步者載酒敲者凡三十餘  
人如蟻附如魚貫出沒隱見林木間予三人固不復騎從

石埭循山半度荒峰至武山之麓二君從他道竟後予計  
君見予來皆大喜舉善以馬相讓又上數百步勢頗斗絕  
予乃下馬攝衣先登諸君繼之皆謂宿願得償焉攀陟至  
佑仙觀門外而南溪蕭壑鍾沔已先在聞人聲與道士三  
四人具衣冠出迎道士黃與玄年八十餘紅顏白髮肅予  
坐堂上飲茶畢笑謂曰相公貴人也乃亦好山水耶與之  
語皆歷歷可聽蓋與玄嘗隸京師神樂觀習樂舞以祀上  
下神祇既光而歸故習見如此察其心亦淡然不苟為同  
異誠方外人也少頃二君至道士迎肅益恭乃導入殿上  
謁浮丘王郭三仙觀壁上劉槎翁先生所畫竹子先相竹  
亭徵君國子學錄蕭先生子所題詩具在題殿榜者則予  
先考瓊州府君也殿前階下有大石二根據地中南北相

距如熊虎突起欲相搏然者退坐其上道士復取茶為獻  
乃循崖過集仙樓下側出觀東松樹間各就蔭班荆雜坐  
同遊家少者取酒殺進諸道士皆飲食之然遊山之興  
勃勃然不可緩矣既罷欲行蕭氏兄弟仲蒙孟蘆伯繁李  
廣季哲率童僕具牢醴自山後適至復取酒飲畢遂行道  
人蕭鼎冲前導出觀門稍西去二百餘步大石側立道傍  
若偃平壑深廣可尋丈而高如之曰此南巖石也由草徑  
低出崖下高四五丈土正白泉水伏出草莽間散洒而下  
浮水面纒纒然明瑩如隋侯之乃噉曰此真珠泉  
也又下百步為龍王洞相傳有龍鱗焉視之杳然深黑水  
涓涓鳴石間下灌稻田冬夏不竭使循故道西行至雲峯  
寺故址敗垣亂石野鼠穴其中灌莽深叢麋鹿家其內寺

建於唐重脩於宋殿堂門廡因山勢為高卑煥然華  
而今廢矣寺後崖上巨石竦立幾百尺有片石偃覆其顛  
道人曰此飛來石也以足撼之有聲如鼓叔蒙士英循崖  
而升撼之良然復攀緣而上折而南登虎鼻峯巨石斲斫  
相倚蓋自下望之如圭植如笋立屹然在天半及臨其上  
亦不見其甚峻絕也自虎鼻峯北旋至武婆岡下西向有  
石甃深數尺蓋陶皮二仙煉丹井也舊云天欲雨有龜出  
遊井中禱者以為驗今水竭而龜不見云又西下為梵雲  
庵廢廡獨孤塔尚存家西為風門石是為西巖道人言勢  
險絕難陟降石墮人足棘鉤人耳且常為虎穴因不復往  
時秋氣尚熱百鍊煩倦徑歸卧觀中子與眾升武婆岡遇  
峻處輒相推挽至其頂皆黃茅弱篠無大樹四望清明極



日力之所至凡數百里村落竹樹煙景雲物之態皆在焉  
履之下縣南境諸大山隱然如一袂贛江西來純縣前東  
下而縣東諸小山相掩蔽不復見其去縣城內外官署民  
居浮屠老子之宮櫛比鱗次皆可指數因相與嘆曰真所  
謂壯哉縣也不為茲遊亦何能盡茲勝乎岡之北有石橫  
出崖上八九尺闊不踰尋仞其下嵌空峭拔數百丈不可  
注視使人心目眩掉道人曰此陶皮禮斗石也稍下百步  
有二仙石室禱祈者常至其處叔蒙叔景三四人即側足  
循躡下求之予憚不往遂東下觀望陽石石高丈餘正東  
向相傳陶文二仙昔脩煉於此每旦坐其上視日景行吐  
納之術故成仙飛去然不能知其果然否也頃之叔景等  
至告予曰石室中寬可坐二十人此有蛇行小徑可往保

無他予終憚不能往孟廉弟孟勳亦好吟而喜遊是日追  
慕始能至深以不得偕行為恨乃列坐石傍歷道其所遊  
處惜猶有未盡而皆以事不可留士揚以下稍稍引去留  
者獨子與百鍊四五人仲黎喟然嘆曰前三十年吾家尚  
無恙諸父自運副公而下及鍾沔之大夫舉善皆以文藝  
相高於時先生之祖竹亭徵君叔祖御史公劉桂翁先生  
與其弟東原公抗州通判楊公暨學錄君皆篤誼而好遊  
諸父皆尊禮焉幸一顧吾家即款洽連日具酒散設樂請  
遊山中遇與所適即留止舉酒作樂蕭鼓之聲出雲端不  
知者以為仙也時佑仙雲峯皆感爭迎致之觴咏必旬日  
乃已當時遊山諸作皆在而先生長者不可見今吾兄弟  
獲得相從為此遊既不能無感哀之感而公亦不能從



客如曩時可慨也酒更月出虫唧唧爲羊腸蕭氏僕告經  
具乃請入宴集仙樓下百鍊問道士劉俊峯者所謂天煙  
果有手對曰嘗聞師云有之蓋舟舟自天而下赤而明既  
墜迹得之乃紅葉也豈神僊變幻而爲此乎今無之久矣  
予時甚因不欲飲仲蒙孟廉數舉酒相勸酬又使伯繁李  
廣季哲孟動夾予二人強飲之暨與汚以嘗從遊不敢逼  
但迭斟酌以進孟廉謂予二人曰幸與君有世好惜不能  
長與爲樂也柰何深拒乃數爲舉醕催動一壺後峯亦使  
行童胡碧虛輩唱青天歌奏仙樂以侑懽然予醉不能詳  
也觀踞武婆岡下若負宸然惟南向空闊其三面皆深松  
密林夜分酒罷忽有風颭然殿堂鈴鐸皆振響群鳥亦驚  
宛林中客悚息而坐疑有異久之乃寤遂解衣卧殿上戒

僕五鼓當發後峯私謂蕭氏兄弟曰山中無此客久矣  
今幸有之道士獨不能具一食手必留之乃恐諸僕曰比  
虎多每日高乃可出僕以爲信然不敢風興予亦昏睡不  
復省憶及覺日已上道士具盥漱請坐堂中酒六七行既  
飯而後去仲蒙兄弟暨諸道士相送出觀門曰先生茲遊  
蓋久而始遂當爲之記使山中有考也予應曰諾既下山  
予與百鍊皆有不忍別之意而僮僕欣欣若有得道路觀  
者皆歎羨知其爲遊山歸也是冬予起復赴北京察於職  
務數欲記之不暇然常往來於懷今年百鍊出按淮上士  
揚除國子監典簿暇日道及之以爲不可復得予笑曰山  
水之樂固非奔走市朝者之所能兼也然予輩亦老且病  
矣他日倘得乞身而歸則斯遊庶可再手因追記之以俟

且以寄同遊諸公而傳諸觀中使知予之不忘茲山也

淳本堂記

吾邑素氏故仕族世居城西之汝南坊至叔景始營別墅於西郭故城下土地夷曠竹樹茂美田園池沼四望連屬迎其父仲先甫居之仲先甫端厚謹靜凡世俗紛華之事皆不足動其心惟篤好樹藝課僮奴日致力其中而杖屨從容閱視焉甚樂也歸則坐堂上訓諸孫使學曰學立身之本耕養生之本其何可怠蓋因名堂曰淳本之堂今年叔景會試來北京為予道之而以記為請古者無無田之家亦無不耕之人父師少師坐於里塾而教之夫既有所養且有所教是以浮薄之風弭而孝弟之行成自秦以來魚并日甚貧者無一籠之田則僦耕於富者而歲入其利

富人不親稼穡而衣食以饒田制既廢田墾亦弛逸居樂教故日入於弊守禮服義之意少詭欺薄惡之習勝矣漢興有孝弟力田之科以崇本抑末哉 朝因之益重游惰之禁蓋矯積習之弊而復之於古數十年來日趨於盛以予泰和視之民情發田無有也則他州縣可知矣治化之美何其至哉然人有由之而不知知之而不能兼備者則仲先甫之達識篤志其可多得耶抑嘗觀夫世之人其家之所以興與其子孫之所以賢皆祖宗示法於前然後子孫繼之無乎前而猷善其後者不多有也然則仲先甫之動身殫慮如此豈真為一日計哉為其後者升斯堂思其名踐其實服田力穡讀書勵行以自立於太平之世使人皆稱善人君子則為素氏之賢子孫而仲先甫之志得矣

子家相率為宋近畿畝之田相接先人之遺書具在也方  
戒諸子亦致力於斯而予竊祿而仕不得以考其成然今  
老且病矣他日倘乞身而歸當從仲先甫往來於阡陌之  
間樂歲事之豐成觀少者之有立相與鼓腹咏歌 聖化  
以繼康衢之謠而傳於久遠豈不美哉姑為之記以俟

### 順庵記

子友郭公承名其歲時之室曰順庵及來北京求予為之  
記會予有吏事不果為久之公承得番禺教諭當之官乃  
僕以記為請予因為之言曰天下之道大自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朋友以至作止語默進退周旋之微莫不有理焉  
人之所以為人而無愧於上下者順是理也夫理出於天  
具於人心而散諸事物非若聲色臭味之有以動人而入

於心而不逆者蓋為人之道當如是也然則人倫日  
之間有拂乎理者則非所以為人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蓋謂此也雖然人皆有是理而或不能由者氣質之蔽物  
役之害也故聖人有教焉教也者裁其過引其不及使皆  
順乎理之正而無悖者也則夫教者其任豈細哉譬若為  
器然器之大小美惡視其範故欲化民成俗之君子必責  
成於教官而任夫教之責者必當先有諸己人之可使順  
夫理由吾之不悖以表率之也五常之道萬物之宜有一  
未順焉而欲學者之不悖不可得矣然世之倒行逆施者  
常比比也若予公承之所以名庵而自勉者其知所謂立  
本者乎勉哉公承必期無愧於上下而有以化民成俗然  
後為師道之成若衍衍施施順乎流俗之所喜而拂於理

榮養堂記

馬吾知公米不為也故為善其說使揭於庵之壁以為記  
河南按察僉事劉咸士皆予同邑人也其父仲良甫與其  
母皆幾七十矣士皆數欲迎致河南以其祿敬養焉輒報  
之曰吾老不能遠涉以就養爾善事 國家使吾得安於  
田里醉飽咏歌以自樂賢於日食三牲遠矣士皆謹奉教  
不能忘然終以不得致養為慊會 朝廷詔下凡親老下  
充就養許分祿奉於家士皆大喜即分其祿之半使諸兄  
弟請於鄉邑以備養邑中老長皆為仲良甫榮之乃相與  
名其堂曰榮養之堂士皆東京師道其事求予文為記予  
惟古者人有常業皆足以事父母然猶貴於祿養者蓋欲  
以得於君者為親榮毛義府檄攝令耳非朝廷之命祿厚

位尊也然其喜可見者蓋為此况愛

天子之命居顯位食厚祿如士皆者乎則其榮可知矣然  
然欲養者人之同心也然而有不得此則繫乎天子恩  
仕者殆數十祿皆足以及親而多不待養能如士皆無幾  
人蓋人之所欲與天之所與者適相值則斯堂之榮豈偶  
然哉昔者先王之勞使臣也以其勤於王事不得養父母  
探其情而歌咏之此所以感人深也四牡之詩是已今士  
皆嘗風紀之任為 天子按察一道吏之賢否民情之休  
戚皆得上聞而進退罷行之雖不得躬事其親而得分祿  
為養由盡其情如此 國家仁厚之澤遠過於成周豈非  
遭逢之幸哉則士皆所以圖報者當何如其至也亦曰盡  
其職而已矣盡其職者蓋嚴於自治蓋其身正斯可以正

人使一道之吏治皆宜其民皆安且樂則職斯盡矣忠孝  
無備此固仲良甫之志若然則士皆不獨以祿為養以志  
為養也豈不益榮矣哉今制藩憲大臣滿九年無玷缺者  
皆封贈其親士皆有名於河南今亦將九年仲良甫之進  
於榮顯可異也故為之記以俟

審幾齋記

月池彭原弘先生與予先公為內外兄弟相好也嘗請召  
其齋居先公名之曰審幾且為書二大字使揭於楹而未  
有為之記者先生不鄙予使記之子辭不獲則使予子積  
以書述文甚勤先生行尊而德脩顧予小子何足以辱命  
然不敢終嘿也乃強為之言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具是性  
也性無不善然既寓於氣則有時而不善矣是以君子改

審焉致察者何審其幾而已幾者何事之始萌意之方動  
善惡之所由分也於此而審之其果善乎果不善乎善者  
行不善者止則事皆天理而不失其可貴者矣此曾子子  
思之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也君子上達小人下  
達蓋決於此嘗究而論之性之所有者仁義也仁義之實  
事親從兄是已孩提之童無不知也及其血氣既勝私意  
一萌不知審察而防範之肆其惡之所至父子相戾兄弟  
相賊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推而至於萬事莫不皆然其始  
也一念之失而已燎原之火起於燈燭之微決堤之水始  
於蟻穴之漏嗚呼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盡其心也先生  
溫厚和平言動必以禮其在宗族鄉黨未嘗以非道加諸  
人故人亦無忿惡之者其能審於善惡之幾而無失也可

如矣今年已六十九而倦倦以記為必使子孫一言非好備不倦之君子歟惜予不足以言之也姑以是復先生以為記且與鄉族之為士者共講焉

奉親堂記

楊氏於秦和為大家自宋以來已有名衣冠文物之懿也族罕比其始居縣治之東西至元季乃散處焉其居高隴者猶以聲望臨一鄉高隴之裔有曰敏德知讀書為善而篤於事親治所居堂而名之曰奉親之堂所以待其起居承順其顏色調適其飲食衣服之宜者無不盡心焉今年春以父命輸稅來北京既畢事矣乃以堂記請於予予家縣城西去高隴四十里而與其父彥實君相好見敏德之孝如此則予心安得不為之喜乎憶予嘗過高隴而觀其

所居之勝羣山萼延繡列綺鑄環之以喬木帶之以長溪腴田深池彌亘乎四望大抵多楊氏之業也則敏德所以奉其親之口體而娛悅其耳目者蓋有其具矣然養其身固難也能不違其心又難矣孔門弟子之能孝者衆而莫有過於曾子則孝其親誠有大於口體之奉者是故敬其所敬愛其所愛述其所為之事而繼其欲為之志君子宜務此矣雖然身者其本也父母愛子之心豈有窮哉痺痲疾痛舉切其身言而禁辱林戚乘焉不能愛身而自陷於滄僻以憂其心而陳其令名則何奉養之足樂哉是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必無非道之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必無非理之行善積於身行於家而達於鄉黨州閭身享其榮父母受其榮克而行之而益遠其大者焉則

雖受其德亦主親樂矣况肥甘輕煖之充饒者乎乎誠愛  
敬德故頌以是為記古之君子亦人也森乎勉之而已敏  
德其勉乎哉

志宣堂記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古荒服之地也我

太祖皇帝既平天下不鄙棄其民命將出師往撫定之因  
其舊設府縣以化謏焉而臨安實為大府其所統五州四  
縣九長官司有地千餘里古公侯之封不過也而昔之為  
守者率因陋就簡解字庫做不足以稱一郡之望洪武十  
八年通判許君始來是邦乃撤而新之門堂廊廡庫廩庖  
滷燕嬉之居寢息之舍靡不畢備蔚然改觀遠邇懽慶歷  
三十餘年而莫有繕治者於是稍稍頽敝永樂二十年知

府陳侯自思南政臨安始至問俗之不便與事之不洽者  
次第舉行以利民周視屬宇大懼益廢壞不可治乃精其  
做漏補其缺敗擇其腐者而易之然材取於山力取於民  
役之在官者而郡人不知擾既繕完矣名其公堂為志宣  
之堂蓋曰 天子之恩惠由是而宣布之云耳今年春以  
述職來京師因請乎文為記將刻之石以贖必速乎謂陳  
侯可謂知本者矣夫 天子有惠下之仁而不得親布於  
民故擇守令而任之是豈私於守令哉凡寒欲水飢欲食  
幼者欲長老者欲安寃抑者之欲得其平勞苦疲頓之欲  
得其休息者皆於守令乎望矣此該守令之本意也然令  
有不職守得以勤去之無難也是一郡之休戚係乎守也  
明矣然則為守而能布惠以遠下非其職之宜也哉厥今



為府百數十為守而皆能盡職以惠下予不得而知也獨  
推陳侯之心如此則臨安之民受其惠可知矣夫既能盡  
職以惠下而又躬揭以睦後使之登斯堂者而視之不惟  
知前人興作之功思其治於無窮而皆思盡職以惠下則  
臨安之人受惠於久遠者皆陳侯之也故子蘇為之記  
陳侯名禮字正言子同邑人以進士養身許君先為贛州  
知府左遷為通判於臨安皆有文學才行聞於世云

### 耕讀堂記

入秦和北門市中百餘步曰具慶坊從其下折而東幾五  
十步有堂焉子友蕭所耕之居也所耕有二子長曰鈺為  
鄉貢進士次曰琚亦讀書為學所耕勤治其家無世俗之  
好有田若干畝在北門城外皆上腴躬率二子課僅收耕

粒其中稍暇坐堂上二子展卷吟誦所耕憑几而聽之其  
意蓋甚樂也因名之曰耕讀堂堂在居室之右賓客往來  
者皆止前堂獨文學之士得至焉子家居時常過其父子  
即請予坐其中講論之暇輒出酒獻酬又使其孫翰揖拜  
學聽以勸客必盡懽乃已勤厚之意真實之情藹然可尚  
也間嘗以堂記屬予予未暇作及來京師思所耕父子而  
未能忘也乃為之記曰古者無無田之家亦無不耕之人  
而閭師塾師之業相習也彼既安於農畝而不墮於市習  
故能養其德性而成其美才是以俊髦之士多有焉此邦  
家之基而比屋之所以可封也及秦用商鞅廢井田之制  
富者連阡陌貧者無一壠之植故人無常業而喪其良心  
及蘇秦輩出鼓其邪說以攻戰諸侯荼毒海內其禍皆本

於此也至于後世以四業限民曰士農工商於是為士者  
賤耕稼為農者廢學問賤耕稼故不通衣食之源率虛浮  
而無實廢學問故不知禮義之方率粗鄙而無用無實者  
多近利以敗名而不知自守無用者多降志以屈己而不  
知自立其所由來也遠矣故君子論王政而必本於孟子  
之言蓋確論也所新父子既勤於耕稼而又力於學問其  
亦古人之用心也歟其所以養其德性而成其美才者豈  
常人可止哉雖然泰和之秀民益多矣其勤於耕稼者亦  
不少也使人人而力於學焉則仕者皆知小人之依益有  
以厚國家處者皆薦於君子之道蓋有以隆風俗其美又  
非他邑之可比矣故為記耕讀之堂而併致其意焉亦予  
為鄉人者之所願也

耕學書閣記

王生禎者金谿人予同年王公時彥子也生以父命治屋  
於饒峯之下以便學而學宮嚴潔於來駕峯之勢高圓秀整  
爰然如端人正士冠冕而立於朝每春氣既至花卉繁盛  
日光照映五色明綺煥然其間之氣蓋萃於此生既作重  
屋以聚書日吟誦其間斯至其學成而後止今年省親來  
北京其兄監察御史裕名之曰耕學書閣生以予為父執  
也來求文為記嗟夫生之志誠可尚也哉書者道之所寓  
也聖人之道不行於是載之書故學者欲求道必本於讀  
書然必有以庇其身而快於其心乃能究聖賢之微言以  
探道德之至奧不然而能篤志於學者蓋鮮矣宜乎生之  
為此也然予嘗觀之書之所載其為言也博矣生之求之

亦知所爲乎君子之學莫急於爲仁聖人之道莫有大於仁者而行之有本焉本者何孝弟是也生之所務宜莫切於此始於事親敬兄推之以忠君悌長又推以仁民愛物而至於不可勝用則讀書求道之功至矣讀書而不至是奚貴於讀哉雖然君子之庸庸遊息皆學也生不見綉峯乎其安重不遷者仁之體生物懷遠者仁之發也學宮則教之所出縣治則政之所由行也教也者欲人之事親敬兄忠君悌長仁民愛物而政者所以正人之不能是者也皆仁也生之接乎目者皆足以當於學而持之以必爲之志加之以不已之誠則其成也可矣生之父置生於此誠何謂善教也哉世之讀書而不務此者有矣欲累之君子之所病也生之質愿恪謹而志不逐逐於外者

子以是望焉生必勉之毋亦爲君子之所病也是爲記

篤愛堂記

長沙令廖子護子故人潘仲先生子也始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以聰敏能文章得名既而願宰邑以自教乃授穎上令改之長沙長沙大縣民服而事殷其弊之積久矣子護環顧於滯一以恩惠撫民民皆說從凡其所令無不如志積用有成藩憲二司及朝廷之達官顯人有所事於長沙者莫不譽之會命下審核守令之賢否於是地按御史藩憲大臣列言子護能愛民有清正之行其治績出諸草士大夫聞之皆以爲宜去年冬子護遷職來北京子護語及之子護謝曰清正愛民令職也生勉焉恐未至何足以累爾數子遂其言而嘉其志時歸則來告曰地林有

夫今有地方百里百里之民辟者其子也雖有惡良之不  
同然以父母之心視之一於愛而已愛之則必思所以志  
養之是故清其心正其誼而去其為民害者皆原於愛也  
古之循吏蓋如此彼殘害其體膚困苦其心志勞費其力  
而殫極其資病之不恤而惟欲是從無愛民之心者也此  
尹賞劉涿之徒所以見譏於後世夫愛者仁之施君子因  
厚於仁矣孟子所謂天爵莫先於此子諉以能愛民馳譽  
於上下既有仁聞矣宜益加厚於仁愛之入人愈深民之  
被其澤愈博則天爵益脩天爵益脩則人爵之顯者舍子  
謨奚適哉予故以是名室而又為之記庶幾建德之廟云耳

畫苑記

子泰和山水縣也縣北皆坡陀小山秀列而內尚若原然  
小山之外稍遠則山頗高多秀石南為龍州潁江走  
其下江之陰長洲橫亘洲外為小江江之外亦多平岡由  
阜而畫縣境則多大山縣林子東西環快閣望之周迴三  
四百里隱然如大環其中皆平田沃壤民以居務耕  
沃壤列植交蔭遊人之往來耕夫無子之作止風帆波船  
估客漁父之上下牛羊之散牧汀蕪草之豐蓄禽鳥之  
度於天泳于川者皆稠稠而自得口腹樂而鳴明得其  
量物蓋無窮而皆子之畫也其畫子日畫不怏然足  
樂哉及宋京師居禁近職事官人皆欲知畫天上子得  
畫畫高倍莫大之 愚非畫之也畫者畫之人之出處  
有不同而其所樂亦不可不畫也

之本安得而忘之哉故人羅子龍曰是不難言使  
公養得也地時時為寓之山林其意亦小養其氣謝履  
爾又為作仙人二臂時海沂中曰是處滿林竹屋休之  
來者積十餘年得四十幅過今二畫雖成然公過無事時  
一玩之昔之所見彷彿在日忽憶神會豁然而心暢於  
乎使予得山林之樂於吾邑之內而遂其所樂者乎此畫  
也耶然復念之吾邑之山川雖佳而觀之有足樂者乎  
去之久矣其感哀榮情不可得而如矣夫國繁於為縣  
者何如也果得賢者而觀之其政之仁足以得民和致天  
澤草木昆蟲皆盡暢遂山靈秀而水益清其可樂加焉而  
今之所聞異於是則凡昔之可樂者將不為憂傷慨歎之  
資乎邑之人將不有義夫消搖之游者乎故因龍畫而

為記斯堂以俟

素軒記

江陰陳安孟寬名所居軒曰素軒因其友禮部主事顧謙  
來求予記曰孟寬為其邑富家然性淳質躬節儉雖饒  
裕未嘗用以自豪今之所居其棟宇戶牖非有丹碧藻繪  
之觀凡几案諸物之陳于中者亦非有雕鏤靡麗之飾至  
於飲食衣服非必天下之珍竒然後能適於口而宜於身  
蓋取足焉耳任其天性之真而不汨於佻巧之習其為人  
如此於是取以名軒名之者何蓋湯盤周鼎之義庶幾久  
而不變也嗟夫孟寬誠所謂好脩之士哉夫好脩者恒重  
乎內而輕乎外重乎內者不以己性之善而為外所移也  
輕乎外者不使物之在外得以動乎吾中也彼居處服用

誠何足計哉而人不為兩累者或寡矣孟寬泊然安其分之正澹然率其履之常而不遷於外物謂非好脩之士其可耶周易之賁其文可謂盛矣六五之所以終吉者以其悖本尚實得賁之道也悖本尚實而終吉則逐末浮誕之不能保其吉可知矣予於是豈獨嘉孟寬之好脩而已哉知天之佑之可必也抑嘗觀於古人矣穴居而野處簣苴而土鼓燔黍而炙豚其至德純行誠有不可及者至於後世居室之壯器用之周服食之備皆已過於古然侈心日滋而德則未至無怪乎其終吉者之少也孟寬名軒以此不亦有古之心哉勉而不已其獲吉有已耶今以發粟振飢特勅寵褒為義民皆履素之餘也子為之記而牽聯書之亦以風夫未能然者

孝義堂記

正統六年

上在位七年矣四方無虞萬物咸遂尚慮有水旱之災詔有司積穀以為備閭右之民感天子之仁皆爭出粟以佐官有至二千石以上者朝廷降勅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而給復焉江陰周珪孟敬與兄孟德謀曰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昔吾祖伯潯公悖德樂義以大其家敷施於人悖矣吾父繼之而弗克永世今吾兄弟幸而有餘積皆祖考之遺也生既未嘗沾一命之榮死又無以垂不朽豈非為子孫者之過哉即白於巡撫侍郎周公顯出粟六千石以歸有司俾自為歛散庶幾斯民永有利焉以是為先祖請命使得假寵於地下子孫實



嘉穎之周公重其孝義具以聞天子為遣使持勅追號伯隱為義民而旌賞孟敬亦如今江陰士大夫遂取孝義名其堂孟敬來京師謝恩闕下退而告予以名堂之意且以記為請憶前刑部侍郎段公時舉謂予言周氏有詩禮之訓家雖富未嘗用以自豪振人之急甚於為己豈惟細民恃之以不飢凡官府有所趨辦而未之能得者多資仰焉子識之今識孟敬而說其所為與其祖之德信夫善無不報而仁者必有後也抑聞之孝為行仁之本孟敬之義乃所以為孝孝莫大於成身與成其親成身成親豈有外於仁義之道哉孟敬於是二者既知所務矣尚益充之使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積之不已則福之萃於家亦豈有已哉孟敬勉之 卷二終

嘉穎為則斯堂也豈不允遠有耀哉功勳永存記之

怡壽堂記

出於天人之所同欲也是以孝子之愛其親則必以壽親之然既壽矣而無以悅焉則雖壽奚樂哉故得親之壽則難而悅親尤難桃源蕭承偉作堂以事親而名之曰怡壽蓋能知乎此者也蕭氏居桃源為大家貲產之富豪陳之望吾邑之東南莫先焉子家食時嘗過之見承偉之善蕭德貴端厚坦夷好禮而尚義有長者之風時承偉尚少最循循謹飭名能守家法服庭訓心甚重之相去二十餘年承偉來北京告予曰生之父母老矣而皆康強無恙生思所以悅之使享其壽於無窮此堂所以名也願先生為之記而因示教焉予曰子之志美矣凡子之所以悅其親

使安於壽考者子能言之衣服之輕煖飲食之肥甘涼臺煥館之華使令之人之開習觀好之物之豐美凡他人之所不能備者子皆能備之是可以為悅矣然非其至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此非子之所宜務哉子之親之志蓋願子為君子也君子之孝莫大乎敬身子言必循理行必由義而不至殆且辱焉此之謂敬身反而求之凡言之循理行之由義而無不實焉此之謂誠身如是而奉之以前之所云者則豈徒悅其心將無所不樂矣悅乎內樂乎外心安而體舒氣和而祥應則子之親至於上壽無疑也世之人能養之有矣而忍為非義陷其身於刑辟且以羞辱給其親賢者之所鄙也亦子之所宜戒也承偉喜曰敬

同命矣生敢不勉遂書以為記而使揭於堂之左

### 望親樓記

歐陽允乾喪其母王氏孺人葬於其居之南羊石渡於今蓋廿年矣而其尊府年九十餘尚康強無恙允乾盡事父之懽而悲母之不見又以其奚雖近而限於大江不得朝夕墓下以盡慕戀之私迺作樓於其居之西以望而風雨霜露之時昏定晨省之隙登樓而望之蓋有無窮之感也間過子道其事而求文以為記嗟夫允乾可謂能孝者矣夫君子之於其親生則敬養侍其起居顏色衣服飲食而不忍少違焉及其死而敬享也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儼然如或見焉如此而可矣允乾猶未足於心而又望其墓墓也者體魄之所藏者也情於是為甚矣蓋於其始死

而復也固望其反諸幽華未反也然形猶可見也及其殯也形不可見而柩猶可見也既葬則無復可見者矣而猶不忍決忘之尚慨焉以待其反也然則終不反矣所可見者墓而已矣孝子之心於是為至隱故子於望親之樓而知乞乾之心為甚者如此雖然孝非止於慕戀而已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子願有述焉夫君子之所重者言行而已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違道之行無有也一出口而不敢忘父母則非禮之言無有也言而當理矣行而中道矣則足以貴重其身而顯榮其親豈非孝之大者哉乞乾勉之他日尚有紀焉使鄉人有所取則也

愛竹堂記

史部主事揚君應春有堂曰愛竹過其所以名堂之意求予為記其言曰吾世家樂溫樂溫之最勝者曰大城大城之河東有山屹然臨於河者白崖山也山之下土地曠然以饒迺吾先人之居在焉惟先人實有令德而未享榮名故退居於此其於物無所好而獨好竹故所居必種之今竹日長茂而先人不可見此吾所以愛之而不忍傷也又曰竹之多僅十畝而居在其中其高下疏密徑連吟接此吾先人之所經營布置也長夏烈日垂陰滿地綠雲布而蒼烟繞此吾先人之嘗偃息以休也良宵暇日置麈不驚微風徐來清響互答若蛟龍之吟鸞鳳之音此吾先人之嘗嘯歌以相和也則吾何能忘情於竹哉又曰堂之名非獨以明吾志將以貽後子孫使不忘前人庶幾久存而不

塚也先生幸為記之嗟夫此君子之孝也可以書矣其慕於親也深則念於心也篤念於心也篤則施及其所好而不忘夫召伯之甘棠韓起之嘉樹彼偶一寓焉而人猶愛之况乎親之兩好哉是以君子之於其親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與其志意樂嗜思之至則發然而有見肅然而有聞今楊君之於斯堂也不徒竹之見蓋有以見其親之往來徜徉於此矣宜其甚愛而難忘也雖然愛其兩好則當思其所以好凡物以類合者也夫其所以好竹者非以其虛心勁節貫四時傲霜雪而不改故耶其德蓋有如此者矣楊君以才學自奮蔚然有聲於當時其尚以先人之德加勉哉虛心以窮理端操以臨事則不惟能思親將顯其親於無窮矣故周詩曰紹庭上下陞降厥家楊君以之其曰

履後敬止者則予所以進楊君之意也揚君冠馬後之人復以其心為心則竹之植於此將久而益盛斯堂之傳於後又豈有窮哉故為之記使真于堂而以告其後之人焉

虛菴記

河南僉憲劉君子皆名其藏書之室曰虛菴曰吾欲虛吾中庶能有受也來求予為之記予未暇作士皆求之不厭則告之曰虛之能受予既知之矣其亦觀於物乎彭蠡江西之水會也春雨時至百川皆溢茂洲渚冒原隰其勢浩然不可得而禦狂瀾駭浪衝屋發木漂沙峽石洶湧洋洋越千百里以至乎其中泊然受之而無餘非以其虛故耶至於海則又有大此者矣蓋淮與濟至焉江發岷山亦至焉河之出於崑崙者又至焉其他殊流以達於海者尚多

然海固未嘗盈也豈非其虛者大故所受者廣耶若夫天地之間人與物不可數計也而人有聖有賢有善惡文武猛而難制擾而馴者其類亦不一然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大矣哉天地之能容物也使凡其中有所窒塞障碍則水失其歸物失其所安能滋育如是哉人之心亦然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以其虛也是故平居休休然不以物累之事至則兼受廣納因其宜而順應焉及其已也則亦休休而已矣此聖人所以盡其性之全體大用而無愧於天地也下此則隨其虛之廣狹而多少受焉若彭蠡之與海也使其心有所累則桔士是懼安能受耶今子之欲虛以受也其直為彭蠡乎抑將為海乎抑效其大者乎夫

積菴記

予友浙江按察司僉事郭公緒以文學政事稱于時名其歲脩之所曰積菴蓋有進而不已之意焉求子記之予與郭君相好三十年其志蓋與子同也則子於積菴其可愛一言乎迺為之言曰君子之學致其廣博固難矣然造其精微之極尤難也蓋天下之事自洒掃應對進退作止脩身正家居官臨民君臣父子之重陰陽鬼神之真萬事萬物之紛綽莫不有理焉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則知之至矣知既至則循而行之操之堅履之確達其當然之則而盡

其所以然之故則行之至矣知之而無所遺行之而無不當則豈徒為士人而已此曾子之精察力行積之之久而悟聖人之一貫者也學之道既如此矣而進必以漸焉蓋自近以及遠自流而徂源始於積累之動而終於從容自得之妙孔子所謂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非此之謂乎是以君子貴乎學而積之以不已焉知之既至行之又力則此心之全體大用廓然盡之而無餘而可與天地參矣於乎此豈一日之積哉嘗即天地而觀之自操土之多以及其廣厚足以載華嶽振河海而萬物無不載也自昭昭之多以極其廣大足以繫日月麗星辰萬物無不覆也故人病不學學焉而累其功亦安匹不至哉郭君之學充矣而又進焉則道德厚積於其身而大發於事業至於

享福稱榮不以克前而裕後亦其效之必至也予不敏有望於郭君故為之記以相其志云

### 太平府脩學記

國朝混一宇內於安養斯民既盡其方而所以教之尤篤是故學校之設徧天下雖遐陬僻壤莫不有之况於畿內之地哉太平南京畿內郡也洪武初詔天下立學為郡者因宋元之舊稍加脩葺以應詔歷歲滋多繕治不繼正統五年隴西楊侯士敏由監察御史出為郡始至謁先聖周視學宮惟大成殿明倫堂頗完壯可以久餘皆壞手敬壓也因歎曰學校教之地也而壞壞若此莫可不治然未暇及之踰年政務脩舉民心協和迺與僚佐議脩學校俸實為倡官屬皆悅從當堂令上虞張嵩請專任其事

衣冠之族放富之家各以輕重來助費用有度勸者有方  
工善材良並手偕作殿堂无甍有破缺者藻繪有漫漶者  
志撤新之務堅密華好更作殿前兩廡戟門雲星門講肆  
之齋會食之堂庫庾庖湏皆具馬屋總若干間聖賢塑像  
章服如制尊嚴粹美式稱具瞻脩泮池池上為橋堯街道  
以屬之又為外門揭泮宮貳字以表焉規模宏遠有加於  
昔經始於正統六年 月 日而以正統九年 月 日  
畢工是年夏經歷劉渙子邑人考績來京師為予道其事  
而求文為記曰是役也揚侯掣綱維於上張侯任規畫於  
下故能有成功而諸生得於此講學焉願為之記以示來  
者俾皆勉於學以毋忘侯之意予觀古昔聖人所以教養  
斯民者豈有異道哉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所以養之也又

予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教  
之也哉

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於畿內諸郡蠲租稅省力役以厚其  
生建學立教又首及之明天理厚人倫以正其德

列聖相承皆用此道愚澤之入人也深夫天下之郡不能  
皆蠲租省役也為長吏者又或不知以興學教人為務然  
有志之士力於學問以成其德達其材者不少也今太平  
之徭稅不異於昔而學校又新矣邦人子弟遊於斯者亦  
何其幸哉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論當何如用心也  
仰聖賢之德容而講其道訓循五常之性施之五品之倫  
本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州 使皆興於善由是養為文  
章措之事業以效 君而澤民則無負學校之教與實守



令與作之心若徒飽食佚居以自快而無適於用豈所望於學者哉而亦豈學者自重之道哉故為之記使刻諸石以告焉

世德堂記

君子之所以植其家者蓋必有本也本既立矣然後能光顯其前而昌大其後理之必然無毫髮爽者昔宋之時晉國王公以直道事太祖太宗寧使其身不進於顯庸而子若孫則為賢相良弼享其福祿榮名於悠久三槐之堂至于今稱之此豈偶然者哉蓋以德為之本也今子於工部尚書王公見之公名來字原之慈谿人世以德義著聞咸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求賢致治天下之士德足以為用者皆舉而用之於是公之大父彥貞以明經起為國子學正

韓氏以今子尹發舉孝廉任廣東參議尹齊白終明行修出為中書舍人衡府長史尹和永樂中以賢舉任金谿知縣尹哲則以文學薦宰石城文行政事皆有譽於時其繼而興者則公也公金谿之子初為御史起拜山西參政累至都察院右都御史今以平蠻功又陞工部尚書其英才令德表然為當世名臣先是以舊居之隘也命長子鐸於馬橋南改創焉居既完諸子請名其堂公曰吾非先世之德不及此宜名曰世德之堂爾子孫其善繼毋忘邑之人則曰橋舊名驄馬以縣人宋桂錫孫為御史名也今王公為都御史祖考皆贈典官實有聖朝之錫命宜改名橋曰都憲橋衆皆謂然遂以名之於是公以書來北京屬予記予聞之蘇子曰國家之興必有世德之臣共天下之

福蓋 上有仁義之施而下有詩書之澤其所積者遠也  
王氏自學正至公將百年父子祖孫世濟其美今公之弟  
鼎彝又自御史擢拜江西僉憲福慶之長蓋源源未已皆世  
德之應也以是名堂不亦宜哉晉范宣子謂其保姓受氏  
絲虞夏商周以來顯榮先大自以為不朽而曾叔孫穆子  
則謂之世祿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久而長存王氏之所立  
盛矣子孫相繼益篤念不忘則斯堂之名著于久遠可以  
世計哉用是書于堂中以勉其為子孫者

蕪水縣進士題名記

國家於郡縣皆立學校且人之秀者使之學乎其中妙簡  
師儒以任教事而郡守縣令皆屬焉務有以成其德達其  
材藩省每三歲則興文賢以貢之其得名薦書者

之鄉貢而升之禮部禮部會試而取焉以奏之

天子而對揚乎大廷然後謂之進士在其選者蓋榮矣今  
之所士不止於一途而惟重學校尤莫重於進士之科豈  
亦養之厚教之備擇之精故聚然天下之學多矣其人之  
登名薦書取進士效用於當時垂裕於後世者已不少其  
或歷數十年而無一人與於是者豈獨其人之不敏哉教之  
不篤飭勵之不至也蕪水黃州屬邑環其地皆有山惟蘭  
溪一水繞縣治以達於大江故其風氣完固民俗醇厚悅  
禮義而好詩書 國朝興學以求士之名薦書取進士者  
未嘗乏然其間有隆有替則係乎師與令之賢與不賢耳  
正統己未番禺胡侯奎舉自教官來為令既施惠於民而  
尤加意學校盡其所以飭勵之道而士益知奮相繼以科

目顯胡侯又思振起於將來考求前進之士得允劉後心  
以下至于今若干人盡刺其名於石而立之學宮曰後之  
覽者必當有所款動而思繼述於無窮胡侯之心何其至  
哉夫立學以造士而以科目進之使得位行道士而遇此  
可謂非常之幸也當風夜匪懈誦聖賢之微言求其所以  
善乎已而裕乎人者庶幾不負朝廷教養之意與胡侯  
勸勉之心而刻名於此者特繼繼無已而亦永永有耀矣  
雖然予聞之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屈子楚  
之先賢也其言之可法當益信於楚勉盡其實豈非為士  
者之所當務哉胡侯求予記故為序以告之

貴州宣慰使司重脩儒學記

國朝受天明命混一寰宇其所以教養斯民一用聖人之

道故雖荒服之外裔夷之區莫不服詩書循禮義治化之  
盛蓋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貴州去京師萬餘里古  
荒服之外裔夷之區也德威所至無思不服

太祖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設貴州宣慰使司撫治之又欲  
使皆復於善詔立學以教焉由是貴州始有學蓋洪武二  
十六年也學在貴州城之東北隅有明倫之堂堂前闢四  
齋以為講藝之所而未有廟洪武三十五年貴州都指揮  
金鎮湯清始為大成殿翼以兩廡奉聖人像於其中群賢  
陪位以次序列春秋嚴祀行禮有所繇以周垣前為棊星  
門規模備矣然兩廡猶草創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綏靖諸夷郡縣其地置布政司於貴州以統之  
又設按察司以糾夫治教之不如令者布政使蒞是省周

視廟中殿兩廡弗稱迺取材新作焉歷二十餘年凡三繕  
治而後廟學始完美如制今又二十六年矣其楹星門日  
就頽仆廟庭殿址亦有塌然圯壞者藩憲大臣皆有意脩  
治適監察御史溧陽楊君剛巡按未貴州謁廟之日慨然  
興歎屬按察副使濟寧李君睿為之圖於是按察使莆田  
林君坦副使束鹿朱君理僉事番禺屈君仲戴君誠布政  
使宜春易君節叅政錢塘嚴君恭叅議嘉禾汪君涑淮陽  
顧君理皆出俸金以舉事而都指揮張侯銳洛侯宣侯君  
義張侯仁張侯景宣慰使宋侯斌各以資力來助乃伐木  
命工重造楹星門地之圯壞悉以方石砌之凡盖瓦級磚  
有破缺者藻繪有漫漶黝黑者皆整飭華好又建尊經閣  
於明淪堂後以藏 朝廷所賜五經大全諸書作石塔二

地堂前做唐進士題名鴈塔之義有自科目進身者則題  
姓字於此示激勸也作二石柱於楹星門內泮池上以為  
之表經始於 年 月 日而以 年 月 日訖工向  
之弊者皆易而為新昔所未有者皆有焉高明壯偉他學  
莫之先也嗟夫學校教之地也其所以為教者因人固有  
之善而明之自夫倫誼之大以至日用事物之常使必循  
其道而皆有得焉由是發而為文辭推而為事業然後教  
學之功成貴州之入職方久矣 朝廷教養其民一切不  
異於中州今諸君又大新廟學諸生之游於斯者仰聖賢  
之德容而興其嚮慕之心誦經傳之微言而致其學問之  
力朝夕不懈以迄于成功則庶幾不負乎此若徒飽食遠  
居而已斯不有愧於心哉屈君來京師求子記故為記之

以告學者

公勤堂記

前年 朝廷有事於麓川詔擇廷臣之賢者俾參贊軍事  
予友楊寧彥謚以刑部主事往焉尋遂 上嘉其公且勤  
特陞刑部郎中彥謚既拜命問來告予曰公勤臣職所當  
務也寧惴惴恐未至奚敢辱 天子寵命而褒惜之如此  
寧將何以為報哉亦勉於是而已竊用揭于所居之堂上  
庶朝夕見之而致力焉鎮克生記之予謂公者私之對愈  
者勤之反也私欲勝則天理微愈心生則事功廢唐虞君  
臣猶以忘私為美急荒為戒則其當務可知矣自是以來  
君之賢者必以此望其臣而賢臣亦必以此事其君上下之  
志同而治道盛矣由是論之大公之道行而無急惰荒寧

之失以成天下之治者豈非明與相逼之效邪然而有上  
好之而下不之從下勉之而上不之知者此君子所以慨  
歎於難遇也 今天子以無私無逸率羣臣而考謹果以  
公勤尚優獎上好之而下從之下勉之而上知之誠可謂  
非常之遇矣夫有非常之遇則必有非常之報宜彥謚以  
之名堂而欲加勉也天下之事無窮而皆此心應之心或  
蔽於私則所處有不公於其當為者亦或怠慢而莫之行  
是故君子存天理以應萬事既有克治之功而加以不怠  
無後德崇而業廣乍明而愈澈動始而愈終者常人之情  
君子不貴也彥謚之所立偉矣 天子明見萬里外於於  
表而進之于前所謂非常之遇不誣也今茲勵夫公與勤  
以圖非常之報此君子之所為豈以常人自處哉此為之

記以相其志云

東坡心遠亭記

中書舍人許君鳴鶴世家吉水縣之南舊有亭以覽山川之勝許君未仕時日與襟人賓客屢持壺而尋其先人之所樂九百里之內清川秀嶺沃壤長林人物之繁茂風景之奇勝一舉目而盡得之蓋薰然樂也及被薦入翰林官中書典

天子之綸命承雨露之潤依日月之光許君朝入在公典同列者盡心於所事以圖報知遇及暮而歸接人事之紛擾屢塵俗之喧囂其心蓋未嘗忘斯亭也右春坊右庶子鄒先生因名之曰心遠亭蓋云許君仕於此而寓意於彼焉耳或者曰許君既仕於時而猶有鄉邑之思其亦異乎

對牛之心矣子曰不然君子之仕以脩德為貴許君以上翰之精居禁密之地祇慎不懈誠無負於所任進而盡力於朝退而寓意於鄉亦奚足過哉彼受其職怠其事溺志於富貴而僕僕於達者之門以故設規矩雖無遜心其視許君何如也且仕者固有進退之節壯而仕老而歸理之常也而可忘先人之舊哉許君任職幾年有足疾不能朝更數醫未愈乃以聞

天子憐之俾歸治於鄉或者又曰許君之仕也且以心遠名其亭今之歸其心誠遠矣抑將遂忘情於此乎許君聞之曰不然君臣之義吾固知之矣昔之所謂心遠者有所寓也豈溺於此而忘君哉且吾之所以榮其體等其身而異於賤與貧者皆受於君今不幸有疾不得祇事焉

此吾情之鬱而不伸者而致忘君臣之大倫哉爾謂魏牟  
吾蓋其人也於乎許君其可謂賢也乎夫君子之志豈一  
端而已夫固各有當也仕而志于鄉不忘乎親仁也歸而  
志於朝不忘乎君義也君子亦仁義而已然則許君其亦  
盡君子之道矣許君既歸將復處於斯亭予懼夫人疑其  
所以名亭者故書其說以為記使揭諸亭上

張氏半村居記

昨會稽城東北十五里曰余貴鄉張氏友讓世居焉友讓  
之先本合肥人有諱岳者為宋名將從高宗南渡始家於  
此鄉本名永樂以其舊有張姓也故折名余貴以別之至  
友讓十世矣二族之子孫各食其土之半且雖處田野而  
實居於城邑故友讓之居遂以半村名焉及用才舉至京

師而子亦以內鄉服闋同謁選吏部以與定交而徵記以  
子予謂古者制民之產一夫受田百畝其五畝之宅則半  
在田耕植居之其半在邑以休暇居焉其所務者飲食衣  
服之源孝弟忠信之道而已非有外事也故能全天性之  
良成風俗之厚自斯氏之業分而力穡務本者始專居於  
鄉禮樂有未精而惇朴亦已其弊至於野冠蓋縉紳之  
流則多處於城邑然而以薄薄之徒迂誕之士散淳古  
之風而華飾盛焉故其弊過於文士君子徃徃病之思欲  
制其中有不可得也夫城邑田野地非有異也而其弊如  
此非以其積累故邪然則君子欲存其質而兼美其文者  
固自有所處哉故予於友讓之居而有以知其先人之志  
矣夫既安於田野稼穡之勤而又適城邑弘遠之觀使其



子孫閉戶而隱處則土地之腴足以自養而存其質厚之性開門而出遊則衣冠之賢足以自益而成其文揚之美蓋庶幾古之道也其處豈不遠且周乎則為之子孫者皆文質彬彬焉有君子之譽而無其獎斯可無愧於其先友讓莊而文介而不迂其所以名其居者蓋欲存其質而不過於文者也蓋張氏子孫之賢而無愧焉者也予故明其志以為之記如此若以其族之蕃恒產之富擅其半村者為美則夸者之云而非君子之道也友讓之子孫尚勉哉

永思堂記

予舅氏拙存蕭先生既沒遺言訓其子使兄必友弟必恭處宗族鄉黨必以仁與人交必以禮教子弟必以孝弟忠信臨財必以義治家必儉以勤奉公事必敏以慎子或

德曾德乎德皆奉命唯謹既又相與注曰吾父之所以教戒者皆君子之道當終身念之不忘於是名其堂曰永思將朝夕覽之以自警也使來徵記於予予謂士之於親生則法其所法則思其言言順而行從斯可為孝矣記曰思其笑語思其志意則肅然如見乎位慨然如聞其聲此孺那之所謂思成者也夫親之所告語者皆其志意之所存也思念之不忘精誠之不二則耳目之間蓋凜乎親之在也豈敢頊吏恃其教哉不恃其言不墮其行士之為孝豈有過於此者宜成德兄弟之惓惓也嗟乎人莫非父子也宜其情皆同也然有授簡而忽焉忘之者何遺訓之能思哉此其為孝可知矣則子於永思之堂安得不深嘉其意乎雖然思生於心也心或蔽於私則其孝思亦變而不能

常於是。有善於始而惡於終者，故欲求其思而不變，亦明其心而無蔽焉。斯可矣。且嘗聞之古之所謂一鄉之善士，其行必有以貴於一鄉者，百行之首也。成德兄弟思先人之訓，以脩於身行於家，而施於外，期於久而不變，則其人庶可貴矣。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乎？有同然之心而行，或未然者，必當有所感發，興起善其鄉俗而美其人才，將在於此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故子為之記，以勉其成也。

### 祭壽堂記

祭壽堂者，廬陵劉公子政所居之堂也。公之子孟鐸為北京行部吏曹主事，以澹慎篤厚見稱。朝廷褒嘉任職之臣，而推本於父母，因以其子之官祭之。於是公亦封為少

曾王寧配戴氏封安人，錫以勅命。時公年七十五，安人亦七十一矣。緡紳士大夫喜公之壽考，老榮如此，遂名公之堂曰祭壽之堂。既而孟鐸將請告歸省，遂以記屬予。予謂祭者得於君也，壽者得於天也，得於天者固不可必得於君者，亦豈偶然之故哉？凡為人子，孰不以是頌其親，然能兼遂者，蓋鮮也。是故老於山林者，有耄期之壽矣，而不與乎子之榮顯於朝列者，有軒冕之榮矣，而不迨乎親之壽。雖兩遇之時不同，然人事之變，更不幸而不能待，亦有不與乎親之壽。聖明之時，以仁逮下，誠所謂不世之遇矣。然吾郡之仕於朝者，數十人，其親之壽考，老榮如公者，幾一二。以劉氏論之，其居金竹，蓋數百年，讀書而仕者，世不乏。然及親之壽而祭者，則惟公以一郡仕者之多，一家傳

世之久而皆有不得之嘆其榮且壽僅於公見之則公之福豈不備且厚邪大夫君子以是名公之堂而為公喜幸蓋宜矣雖然人之所以致此者有由然也孟子曰仁則榮孔子曰仁者壽謂之仁蓋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謂也自人倫日用之大至於食息動作之微皆當理而無私所謂脩天爵者也是所謂居安宅者也是所謂居安者足以致人爵之貴夫安得不榮居安宅斯足以免人欲之危夫安得不壽由是論之若公者其殆以是徵管閻公篤於孝敬不忝其先人而教子必以遠勝於族則意於鄉黨里閭其行如此則今之壽考光榮寧又真以是哉登斯堂者可以知公之仁矣於戲仁非一人之所有也為欲如公其亦勉於仁而已人事之不齊固不可說論也予與孟鐸同年取進士

又同官京師且久最相知其不辭而為之記且以世稱也

蕭氏重脩讀書堂記

讀書堂者永和蕭氏之堂也蕭氏自宋以儒醫著名迨今同志君而猶歐君之遠祖子信深於其道忠簡胡公敬禮之遺之金與田皆不受將奏請官之亦辭公問其所欲曰願吾之子孫皆能讀書守先業以惠利斯人足矣他無所欲也公乃為書讀書堂三字俾揭以示子孫堂久而歐君之祖德祥嘗新之及君又啟君又新之蓋永樂甲申十一月也今年以書采北京求子為記子舅氏歐陽先生家永和子嘗從受學因得謁君於堂上而君之子原豫則子舅氏婿也子安得辭夫醫者仁術也天生斯民圍於六氣之中不能使必遂其生聖人者出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而

以成天地之仁也儒者之道莫大於為仁博施濟眾仁之發也苟一物不得其所則仁有未至此以天地之心為心也故為醫術不可以不讀儒書而通於儒道然後能深於醫兩施者博兩濟者眾矣如是斯無愧於其道而亦為無愧於天則夫以讀書名堂者其意蓋深遠矣自宋南渡以來蓋三百年其中富貴尊榮者何限豐堂廣宇或不能終其身或一再傳而遂失之者多矣蕭氏之堂久而敝敞而更新至於十數世子孫猶得聚於此推明其道以惠利乎人衣冠之盛不改舊觀此讀書之功為仁之效也然則子信之志忠簡之署所以開蕭氏善慶之源而流衍於無窮也歟同志若忠厚清慎原豫亦端重坦亮其他子弟多能勉於學予知讀書之堂洒掃有樂矣故為之記

梁氏雙玉圖記

梁氏與予家世有連而用之先生以文學行誼有名當世其在翰林時子從之遊取相愛永樂丁酉先生之子叔蒙叔車以明經領鄉薦今少傳揚公奇之遺以墨竹二竿題詩其上曰梁家雙玉碧參差蓋以况二子也名曰雙玉圖其後二子乃因循不果出然世之知者終以遠大期之今叔蒙舉賢良方正叔車取進士在京師士大夫皆為之喜曰梁先生有子也中書舍人夏仲昭又為作雙玉之圖既而叔蒙得邵武經歷當之官乃屬子記其事夫竹植物也而君子愛之非以其質清其性直其中虛其節勁故邪清虛勁直君子之皎然而自潔寬然而有容強毅不迴是非不為者似之其愛竹者乃所以勵德也則雙玉之贈豈無

其意哉叔蒙兄弟嘗入仕之初其於脩德不可有間也謙  
虛以受善則日進堅確以持志則不渝不以汙濁害其清  
不以詭隨廢其直則德立矣德立則為君子孰禦哉昔者  
衛武公篤於自脩衛人作詩美之皆以竹起興淇與三章  
自始生至極盛喻其脩飾以至於德之全此非叔蒙兄弟  
之所當法與武公年過九十猶憂憂不倦今去武公尚遠  
也則進德之功當何如其自勵哉叔蒙兄弟勉脩其德至  
如圭如璧則無愧於雙玉之名而亦無愧於武公矣世人  
謂畫為無聲之詩叔蒙朝夕觀之是亦淇與之類也予素  
有望於叔蒙故為之記如此

貞榮堂記

貞榮堂者翰林編脩安成吳節與徐奉母之堂也堂而命

之名者何所以著母德也名之而謂貞榮者何貞者其德  
有德之效也蓋與倫之父觀凱卒而與徐尚幼母王  
節不更嫁躬勤苦以教育之學成求進士入翰林遂以才  
行名當世 天子推本於父母之賢贈觀凱君為編脩封  
王為太孺人與徐傷父之不詩而幸太孺人之存也迎來  
北京以其祿教養焉士大夫榮之謂此貞節之應於是取  
以名其堂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之謂也婦之從夫惟一  
而已此其正也要在固守而不易不易即所以為恒周公  
於恒之六五繫之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孔子則曰婦人貞  
吉從一而終也其意可知矣教道不明世之為婦者不幸  
而寡居往往與淇梁之思而忘髮髦之儀恣人欲滅天理  
殺人倫其去禽獸奚遠哉若太孺人之賢守節自誓終老

不渝保其遺孤使卓然有以自立仰不愧於天而亦無愧於其夫是宜受褒封之榮而享祿養之厚也松栢生於高原其始也或輒於土石困於牛羊或為雪霜風雨之所凌冒惟其有堅貞之性卒不為所移故能大百圍高千尺歷久而常存太孺人之所立如此則其愛福當久而益盛可知矣王氏廬陵故家世以詩書顯聞太孺人德性之美雖本於天而教於家者又足以成之彼其得於天而不能成於人固未有盡善者况兩失之者乎家人之彙曰利女貞女德之貞非止一身之羨蓋一家之福繫焉然則為人父母母而欲成其女子之賢使之宜其家可不素教而豫養之哉與倫以堂記屬予故因太孺人之善而為衆人道之亦欲以示勸也

奉光祠記

祠堂之制非古也蓋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禮也彼世廟非賜不得立而有祿者之子孫不得以仲其尊祖敬宗之心於是有祠堂之制焉然不能大於寢與廟也蓋足以獲神而不足以奠物行禮故祭則遷主於寢祭畢而復遷於祠堂祠堂之制雖非古而入猶得以盡心焉然能為之者亦鮮矣秦如南漢蕭鵬漢既治居室於武陵橋又作奉先之祠於其居之東南凡四楹其高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中為四室以奉其祖考而四時行事焉蓋其家嘗貴矣故其為此不難也既成求子記會子特赴京師不果為而歸謀求之不厭是記曰君子之於其親士則敬養死則敬享又及其祖之所自出此

所謂達達之道天子曰祭之以禮蓋不以禮則為不敬其親然古禮之廢久矣近世子朱子對兩其儀而士大夫家通行之此禮漢之所以盡其心也雖然為奠拜跪者其文也而誠其人也君子唯誠而已矣是故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於將祭之時則若按其容貌音聲於致祭之頃此高詩所謂思成者也蓋惟誠敬然後能攝其精神以交于祖考不然則祠堂雖具又焉足為孝乎今鵬漢所以奉其先者誠矣使為之子孫者克篤其心則其祖宗所以褒遺之者豈有窮哉子於蕭氏景故故為記如此祠成之日則以永樂戊戌月日也

慈相寺記

慈相寺在湖州德清縣玉塵山之左晉初寺未建咸和間

有梵僧過其地指山石曰其中有泉於是曇法師結菴居之鑿石鑄如半月果得泉其味甘香冬夏若一而其深不可窮乃名泉曰靈泉菴曰石壁歷隋稍廢至唐得居蘭師而復興建閣泉上曰靈泉閣元和中易菴名曰石壁院宋康定中邑人沈當為尚書建佛殿以薦其母殿至今尚存治平二年始改賜額曰慈相寺因名寺前之山曰奉國跨澗橋曰野橋慶元五年靈泉閣燬于火嘉定間重建初寺之堂宇相比如魚鱗其方丈名觀心高宗嘗題其榜他之有名署者以十數經久多廢蘇文忠公守湖時常與陳師錫煮千之秦太虛輩往遊焉南渡以來諸名公多居於此東萊呂成公亦嘗讀書其中舊皆有題詠今鮮存者不以久故也然其徒相繼各務樹立以大其宗門洪武丁卯僧



會好古鑄鍾三千勛以警朝夕崇教事道寧師尤爲其  
道精動不辭修治淨域樹美章由是境以人勝歲辛未清  
理釋教慈相遂蔚爲業林明年建法堂已卯建鐘樓未集  
已亥僧證中建月泉亭宣德己酉僧會智中更作佛殿山  
門兩廡庫堂樓室煥然一新土木未章極其華美寧師早  
從天竺印海實法師具得宗旨嘗主其邑之仙壇慈通皆  
有兩建立正統初歸慈相至是抗之集慶復禮師爲之主  
師當徃集慶念慈相之開創千餘年雖或中微然今尤不  
失舊觀其興復之勞不可不書以示久遠乃具始末因南  
京國子助教味瓚屬予子博士積以書來請記予謂佛之  
法盛矣其意亦欲使人趨於善故寺宇徧天下而人多嚮  
往焉雖其說足以動人而爲之徒者亦多有悖達之才強

愚魯之志故能昌其教而莫之禦夫安得不入且感哉  
寧師號謚菴嚴於事佛謹於齊衆而又讀儒書攻吟咏予  
以是重之而爲之記以示後之人俾善繼之永勿壞

法海禪寺記

西山自太行恒岳而來皆危巖疊嶂雄拔秀整蓋天道地  
設以開北京會同之都由都城望之若負宸然山之中多  
平岡曲阜沃壤與區真學佛者所宜處蓋天下勝處也師  
用監太監李公童自以遭遇盛時致身榮顯聖德之隆  
譬諸天地思崇建精藍歸誠諸佛以圖報萬一而未得奇  
勝心切念之一夕夢遊山中岩壑深邃林木茂美有白來  
老人指示曰此精藍地也他無以過此者覺而異之迺圖  
厥狀俾善相者往求焉至玉河鄉水峪徘徊顧瞻適與圖

似問之其人蓋龍泉古剎舊址也歸而告於公公喜曰吾  
營佛寺用其法以報上恩而神人能輔吾志吉莫大焉  
延闢土壤理榛棘考方位之正審面勢之宜畫捐已資市  
家村聚諸良士並手偕作好善之士願以財力來助者亦  
不辭求可以任開創之事者得福壽師相與協心同力課  
後程功先作正殿藥師殿天王殿次之翼以鐘鼓二樓加  
藍祖師二堂又次之方丈僧房廊廡廚庫諸屋次第皆成  
環以脩垣高厚式稱前啓三門開廣途以通來者經始於  
正統四年閏二月二十日而以某年月日訖工刻雕  
藻繪像設有嚴香華器物凡寺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事  
闋勅賜名法海禪寺公既以誠告諸佛而俾師日率其  
徒闡揚教典祝聖壽於萬年有生諸物咸享太平之福

於悠久師號南山僧錄司右善世雪峯公法嗣也守遺  
廟行精勤不懈既克如公之志而四方學徒之萃遊者日  
益衆蔚然京師名剎也師既喜寺之成又欲其永遠而不  
壞迺具興作之由來求文為記予謂天下之物有成必有  
壞惟善足以陰佑斯人而人信向之然後不壞而以永長  
存佛氏之教然也李公之為此以祝釐於上而徵惠於  
下其志甚薦而其心甚誠是以一念之感而神靈為發其  
秘又得師之專確以相成之故為此不難也後之居此者  
體今日之心相繼出力以維持之其久而不壞可必矣故  
為之記以示後之人而使刻之石

棲真道院脩造記

棲真道院在泰和縣五十一都上保山壩之東萊山其初

無碑碣可考中有殿祀祖師浮丘王郭三真君像歲久滂  
漉弗治正統戊午道士陳用柔脩飾之於師殿內得書條  
述開創之由蓋元泰定乙丑縣北門曾起濱別號雷淵以  
儒業來授徒又精通道法數為人禱穰歲大旱遠近祈雨  
皆不應未悉就稿曾公乃建壇致禱閉縱陰陽驅役鬼神  
雷奔電激歛駭雲合隨所號召無不如意三日雨大澍境  
內陂池皆充滿是歲大熟一鄉之人皆為信而尊禮之曾  
公亦自念神靈於己若有深契然者遂捨家絕俗專攻道  
術往謁龍虎山請於三十九代天師張公得分授棲真化  
香火而歸於是方溪里入蕭熙舜請於父捨東岡嶺地基  
一兩為道院又捨嚴家地背上水田一石凡十三立以食  
之至順癸酉山壇橋菴彭道人請共作二齋法堂曾公乃

使居橋菴其地以法堂中心為界東屬道院乃池下蕭  
池之土西屬橋菴乃桐井蕭宅之業而於堂背嶺上築華  
益斗壇專為民祈豐稔而曾公之道益大行曾公化去其  
徒劉道玄後以其法顯而橋菴當永新安福道元壽寇亂  
被擾道玄之徒劉開宗謀避之以社溪劉一守有地在  
嶺背幽雅開曠試學道者所宜處乃世請馬一中已卒妻  
蕭氏與子復割畀之又捨山壇社邊水田八斗以食馬  
開宗與徒陳克成遂徙居此洪武己未冬也書之所載如  
是歷七十餘年殿宇復壞永樂甲申用柔師祖陳紹先師  
父劉青霄化緣請善信出資財撤前殿大門而新之又三  
十年紹先老青霄亦化去用柔適主院事其為人淳實不  
汲汲外驚惟以利濟為心人有以水旱疾疫請祈諸事求

之必至誠盡敬亦多獲奇驗故無不愛重之者由是樓真  
浸盛而後殿又壞予子積嘗有事屬用柔乃出贖市材為  
改作其兄邦弟桐姪仁亦助之用柔規畫布置命徒蕭真  
元頤和元協力治其事以正統丙寅十一月 日興作丁  
卯正月初六日成復以舊殿材為屋聯接乎殿東用柔與  
邦弟謝用成別營居室附于其旁者亦次第皆成予陳氏  
婿嘉用柔之行而用柔亦特厚予前年省視來京師相與  
愛者久之因語予曰道院之建三易而今一百二十七年  
猶之善信竄地捨田崇殖之意厚矣先師雷淵及諸嗣師  
經營締構之乃亦勤矣吾儕安處於此而闕其教事豈可  
忘所自哉茲殿宇一新若無文字簡載其事實使後之人  
得以考見而思維持於永久非缺典歟敢請於先生予嘉

其能光大乎前而又欲振勵乎後不可以不書故為書之  
凡捐贖產為助者則具載名氏於碑陰

寧夏豫備倉儲記

寧夏西陲重鎮負山而阻河外制表秋內固關隴古所謂  
用武之地也國朝既設寧夏五衛及靈州千戶所又發內  
地官軍數萬騎訓練以重威且命太監朱公作鎮于此而  
都督史公某佩征西將軍印總兵是師都督丁公某為參將  
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公濂贊理英軍事諸公員文  
武之才秉忠愛之心政令肅然小大和洽邊陲不驚烽火  
幾息而安內攘外之功立矣

皇上至仁如天遠邇一視謂四方雖無虞而朕是恤慮不  
可以無備乃詔中外擇賢臣奉府庫之財以益倉庫之粟

俾或遇凶歲貧者可以不飢而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軍者當重其賞復其家寧夏之儲財專以委金公公既受命風在國議以求攝上意而朱公史公丁公又皆與之協同力一心慎選寧夏諸衛指揮而不廉公有為者得王翰等一人分理其事以陝西都指揮周知張泰董之按察僉事許實雅馬伐材為倉屋二十六所出官府貨甚雜糧貯其中金公又申

天子恤下之仁與旌義之令誕告于有衆於是諸衛兩之士及王府之屬與其地之富民茅貢等皆感激奮起曰吾儕生於斯長於斯而遭遇聖明四夷賓貢無戰伐之勞暴徵橫賦之擾得安居樂業而有餘積者皆上之賜也今聖心惓惓以養人為務慮有水旱之災而

為之防唐竟殷湯之德不過也其可以資於國而有輸之官俾自為歛散共得糧六萬六千八百三十石有奇又督寧夏河渠提舉司脩治漢唐諸渠及諸壩口以溉田水以根計草以求計總之為數一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六十九既成而右僉都御史盧公睿適來又為之規畫處置而功益大備蓋始於正統五年十月至次年三月竣事於是寧夏之人有當仰給於官者皆大喜曰

上之愛我至矣雖遇荒歉吾不以飢死必矣金公既還朝間與予道其事曰往年西陲有不足朝廷轉內郡之粟以給之道途險遠運者率費十而致一今茅貴等所輸以饋運計之其省費可知矣瀛何能得此於人哉由上篤於仁有以容其好義之心焉耳既

非託之金石則何以示久遠勸將來先生為我記之仲刻  
馬子謂

上之仁諸公之志與茅青等之義皆不可不書若河渠之  
修所以厚本而興利亦宜宰聯書之俾後之人知今之勞  
心殫力如此而不忘善繼永勿墮故不辭而為書之若其人  
之姓名與其所輸之數及倉之所在則具載於碑陰